



雲養集 十三四

~ 16
2439
7



和 16
號 2439
卷 7-7

雲養集第十三卷篇數

書牘 十九

書後 二十二

墓誌 墓碣 神道碑銘 並六

第十四卷篇數

行狀 家狀 行錄 並六

誼狀 一

遺事 七

祭文 十九



書發在餞春日今將餞夏矣更請篆體安吐兩澤頓洽果符歧麥之
占否區區為頌弟依舊一枯禪與兮居石雲約以間一月來會輒信
宿而散依然有昔日日下徵逐之風竊途樂事無踰於此家豚悶弟
之衰老久羈翁無省視佛寺前一屋擬攜眷來徃情理則似然而聚
眷之樂添累之苦苦樂計當相半耳昨得韋堂書又有與弟夢會之
事弟雖匏繫一方其神則無所不徃不知冰心堂上泐陵時任靈山
冰心堂靈山誌
政也太守威儀何如亦將一徃討飲官酒冷然御風而返豈不快哉
好笑好笑瓊章信筆寫來畫出弟之近狀可謂筆下有神次胡奉呈
不足供一粲也

答李韋堂書

海濱長夏溽暑困人方昏昏欲睡之際有人來致京信開械遍閱內

有威翰一幅如披沙見金睡意頓清籍審此時經體貞穆闔署均慶
仰慰何極想龐公不入城市久矣棲遑衡門老不改樂引領北望戀
德梁溪今年兩場均適峽農頗有秋成之望否吾儕垂老志氣摧頹
惟日喫兩盃飯則無他營為推此可驗大同之常情始知憂國願年
豐為濃歷世故之言也弟一縷殘喘優貸於 恩波之中至今視息
猶存家豚以乃父衰老不可曠側佛得寺前一草屋擬率眷來徃朝
夕省視京鄉知舊多勸之者弟亦不便禁止聽其所為然貧家事力
難於致身延拖至今遂值炎潦計當於涼生後來聚矣雖暫來聚亦
非久計十口棲屑無安頓之處萍梗身世自顧可歎來示夢會一事
又續幽蘭舊緣誠非偶然爾但戀主催老一語是何等精忠如弟負
累見逐之人尚可開口作此話耶乃知入夢之人非真雲養好呵好

呵韋堂書云夢與公相晤向來別幅為令郎事仰勉極知透闕如使
千進慕勢之人見之必唾之而不顧乃蒙犂然印可五載無官恬乎
不以為意非徒見處自高字量甚弘令郎定是遠到之器階庭寶樹
敢不為高門賀也迨此閒暇須用力於學問浸深灌溉而培養之則
將來需用詎可量耶瓊什奉和土岳之音不足以賡雲門耳揮汗潦
草不備

與徐敬夫別紙

月初家兒自京還言聞逢花洞尹主事以為癸未年間弟短其叔丈
藕於湖南繡衣丈藕以此頗見困於繡衣後繡衣覺其非以弟書出
示丈藕丈藕於是乎知弟之所為心懷慨然為其子任安可釋憾噫
此何言也往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乎今日胷中都無嫌芥於丈藕何

以當日有此陰傷之舉也弟雖百無一能性本柔懦善於恕人其君
子乎雖於我微有不平何可較也其非君子乎又何必深責以此立
朝十餘年有公嫌而無私憾此兄之所稔知也况於丈藕乎况於陰
族乎往日或見時宰托方伯繡衣以其愛憎褒貶守令弟常深惡之
今乃以時宰自處而為此平日深惡之事乎湖繡之出也自謂秉公
徑情直行舉措輕快弟實不敢有囑苟有所囑不能救切姻之長興
尹承旨元克以長乃構無罪之順天乎且湖繡雖曰無情斷無以弟
與事被劫於繡衣之不美之書露示丈藕之理此言何為而至哉尹主事必有承其阮
丈之教丈藕必有所見之書跡皆非謬言者也此豈非難明之事乎
弟在順天時鄉儒有李秉庸梁顯默好事者也為言邑志之刊已百
餘年請迨此續刊弟頗喜此等事樂聞而許之及遞歸後聞其鳩財

之際事多挾雜又已經勘於文竊弟聞之不勝愧歎悔之何及苟以古法繩之罪在於我尚何梁李之足云使我當文竊之地嚴治梁李斷不可已何敢以此挾一毫怨文竊之心乎弟雖極不肖猶不至於是矣既而湖繡出梁李二人懼以前事重被繡勘千里專人乞得一誦弟固念其所為而竊途乞哀亦復可憐為其一時任使之情作書與之益出於塞請而已其書辭久已忘之然必云梁李不為無罪本邑鄉風傾軋太甚見人小疵增行數益一以擠陷為務不可盡信且聞已經重勘于本官云乞加斗護幸免重勘之意也大畧必不出于此弟方不暇於自護其短何暇短文竊乎繡衣與文竊合席之時出示弟書云者必此書也文竊之意必以為梁李其所愛護而我曾嚴治某必有憾而托于繡衣前日繡衣之無端尋事者無乃以此耶以

意度意轉輾深入遂以我為挾私陰嫉之人嗚呼豈不冤哉弟與文竊臭味雖同過從甚少惜乎其不知我也昔在稷下師門弟以先輩耆德事文竊後與先阮府綱堂公會晤話到三分其一分則及於文竊弟於文竊嚮往有素矣若文竊之於弟則晚交而稀見故其相知之道容有未盡何以言之弟與文竊雖云晚交稀見非一時市交之比朋友之道直截而不匿怨當湖繡之出示弟書也若使綱堂公當之必馳書責我有則致服無則自明開其自新之路滌其習中之芥今不然而泯默不露置之黜黜之中經歷八九年使我矇然不知有此事此以市交待我也以不可近待我也弟安得無憾於文竊乎弟於綱堂公心誠好之故凡綱堂公所好之人無論知與不知弟亦無不好之此心至今不變何獨於文竊而陰售其殘忍薄行無恥之事

他日何以見網堂於地下乎交承間不相得每出於臭味不同聲氣不接之地弟與丈藕臭味果不同乎聲氣果不接乎此言何為而至哉雖然向日諸公皆不在參證路絕今無可言弟亦非久住之物泉臺之下當與網藕兩公鼎坐論辨一笑而破惑也

答沈鍾山英慶同敦書

鍾山丈丈大人執事春間介印嶠亭呈覽鄙藁乞評即蒙獎借過實懼不敢當兼示大作秋懷等諸篇如獲拱壁附陳忻謝之忱八月望間紫泉老人袖傳四月出下函猶娓娓於鄙藁真若有可取者捧讀數四愧慰交集伏惟丈丈大人望尊三達名重一鄉得其一言之褒寵踰華袞今以巴渝之音猥許登歌之列使後生少年輩見之得無認真而迷於趨向乎昔唐宋人士謁先進大人必以詩文為贄此皆

自鬻而有求者也如累生者罪負如山頭顱已判無所可鬻亦無可求徒以放逐荒濱歲月既多習靜空山萬念都灰惟文墨舊習未能盡遣每興懷所到率然有作陳腐荒穢不直一文見之者皆唾而不顧四望踟躕無可鬻之處乃今得一鬻於丈丈矣窮途垂死之人得有海內一人知己尚云無憾况見知於先生長者豈不為暮年光華乎去月令抱進士兄弟聯騎過訪瑤林琪樹照耀席上久之猶未能忘也累生秋冬來疾病纏綿稽謝至此不勝主臣尚祈歲時之交騫用多福眉壽無有害不備

答黃紫泉鍾教書壬辰

向呈風水說固知見斥於足下而足下之說若有根有據合於理義何敢不舍己而從之乎細閱來諭皆近世藝師之常談不足以開惑

補迷安得不志志而復為之說乎夫灑水之說為後世遷墓之證然水齧露柩不得已遷之也今之遷墓者亦有此患而然乎且其說不見於經典何足為據至於孔子剛山之說見於何書是尤荒誕不可道者也凡不載於十三經者雖托聖人賢人而為之說學者不敢尊信不然則漢世緯學莊列寓言動引孔子之言皆可信之乎程子五害之說是至當之論也始葬之時固宜審慎如此僕之議何嘗以五害為不當避哉朱子山陵議出於臣子為國演誠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未子亦豈料後日風水之弊至於此極哉夫風水之說始於中國然其弊至於我國今日而尤甚若朱子在我國今日而親見其弊則必有防範之道又豈肯推波助瀾勸人遷墓乎三才地理之解足下亦云非禍福之所係又何以云有萬一之効也來諭以為若不拘

泥於禍福必有不葬其親者此何過慮也上古蓋有不葬其親者有聖人者出教之以棺槨衣衾葬埋之禮自是以來歷五帝三王春秋戰國秦漢之世未聞更有棄親於溝壑者當時未有風水之說不待動於禍福而葬之明矣田單之守即墨也反問於燕將發掘齊人之墓城中人莫不忿恨此豈係於禍福之故耶苟知發掘之為可恨則必不至於棄之溝壑矣人子情理古今無異何其厚誣一世也如或有悖子惡孫不葬其親者為官者當按法治之刑法之設正為此等人也何至以風水疑晦之說誘之先王教民之道不如是苟且也來諭云今之時禁葬尤甚貧窮孤寡之人有欲死無地之歎此誠然矣獨不思其致此之由乎今之禁葬者皆出於吉凶拘忌若打破此惑無非可葬何患貧人之無死地乎僕之所云墓而不墳又曰易墓非

古也又曰古不修墓此皆聖賢之言禮弓所載也不敢初為無稽之
談其既葬而又以墳墓為事者考之經典聖賢之訓雖片言隻字不
可得其彷彿將使僕何据而信之哉有一可疑處周禮墓大夫掌墓
訟云云禮記王制墓地不請其說葬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以與
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故爭葬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似與
今之山訟畧同然此必其族山見侵則訟之非由吉凶拘忌而相禁
也夫修墓拜墓雖非古法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以此成俗雖聖人復
起亦必行之何者非大悖於理大害於義者雖聖人不能違俗修墓
拜墓非大悖大害則何可不從俗乎僕所為風水說專為近世以禍
福遷墓以利害相奪之弊此實有大悖大害其源出於後世重墓之
風故溯其源而論之如此耳豈以我為真不修墓拜墓者乎且來諭
云恐此文一出風俗遂變舉將歸咎於僕此又過慮也以足下之明

達好古尚不信僕言况舉世之人終身沉惑其肯以僕一言釋然開
悟乎萬萬無此理也僕之為此者非欲悟世也姑朗然一讀以快吾
心而已使外人之言後世之論皆歸於僕如足下所云雖逢衆謂亦
所甘心使千百世之下知今日亦有不惑於風水者其榮亦大矣復
何望焉昔呂才叙陰陽雜書辨其誣罔當時術士皆惡之惟有識者
避其言不審足下以術士自處乎欲為有識者乎明者於此必有所
擇焉辭拙不知裁祇增愧懼不宣

與金善山風泚書

積雪中候音久阻可勝焯仰伏惟臘汪靜養體韻何似胤君間已反
面否區區為湖俞兮居事聞之否此友何遽至斯昨見計書尚驚疑
如夢中此友氣質素堅剛如以善自保審常以耄期期之豈意未到

七旬而作泉下人吾輩更何可信念其身後事又茫然無畔岸爲之奈何小春慘別雖無後會之定期計當於春初一會故方屈指苦待忽有此夢外之事此生更不可得見豈不悲哉回憶五六年追隨之緣此誠暮年樂事殊鄉之不易得者也自今春秋佳日幸無疾病憂擾則惟吾兩老可以相對然把臂之歡哄堂之笑復覺少一古人所謂追尋笑緒皆成悲端者真鍾情割腸語也歲暮索居百感蜩集忍得此報宵然若容我徘徊空房無可攄衷故走伴函告爲一撥此情以書相吊耳噫世事固如此尚何營爲之有哉統希照察不備

答金後夢侍郎 鶴鎮書

後夢仁兄執事不見吾兄手書久矣陶潛停雲詩曰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把恨如何弟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詠歎因念弟平

生所結識者多矣其垂問於窮途者不可人人望之然獨不能無恨於吾兄也頃奉忠函纜纜數十行諄切篤摯積年阻懷一朝冰釋如英布之就舍又不覺大喜過望也籍審起居多福勛猷茂著引企之餘曷任欣慰弟禦魅南沿七年于茲矣今蒙歸死桑梓之命自古竄滴嶺海者多終身而不得返如弟之遭遇豈非幸哉但蒲柳之質屢歷風霜又不慣內浦水土數年以來髮禿形瘁不類人狀見者以爲固然今承示以鬢髮種種責之無乃過情之誚歟夫賢人君子處窮通之際一切委之於命其在我者固自如也故不失其爲樂而形神自旺弟亦非不知命之不可奈何道義之可樂誠敬之可貴而終無一點實得可以依靠故輒爲外物所奪一任熏燂安得不日就衰耗乎弟在外日久不聞朝廷之事所著私議不過是野人閒談未嘗出

示於人不知從何而得塵清覽殊可愧悚來諭所云格君一事誠為萬化之原然傳不云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弟於身心之工尚自迷方乃欲侈談格君其誰信之若隨事隨端而陳善聞邪乃輔導啓沃者之任非野人之所可擬也竊謂格君之道非可以空言施之也當擇賢師保傳之以德義訓之以經典使其大者先立然後慎簡左右之人因其善端之發而開導之察其非心之萌而消折之聖德日就自躋光明之域故得於觀感者為上因事警省者為次今於無事之時立談之頃掇拾前言支離釘髓以勉君德以勉聖學凡進言者莫不以此為篇首原原本本粲然可觀然世主見之以為文具而不之省何有於君德哉夫其事要者其言必簡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要不過精一數句而已傳說之告高宗也其要不過

典學數句而已其他皆論為政之道也孟子說齊梁之君其屢言而不止者即修王政制民產之事也今則反是以精一至要之事作茶飯說話遂成文具至修政保民多言之而不為病者以為事功而畧之使人主覽之遙次無下手之處得無失其繁簡之宜乎來諭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此孟子所以深得格君之道也夫三見而不言非徒為攻其邪心欲得其可言之端而重其發也及夫宣王問桓文之事又有易牛一事因其善端而反覆開譬誘以納諸王政之中苟行王政則於君德乎何有當是時齊王之茅塞幾乎開矣至有請試之語若使後之君子見齊王必不待言端而先發格君之說縱談天人之際性命之原繳繞蔓延盡其所學而後已不待畢說而齊王已不勝呵欠矣何暇及於修政保民之事哉此中庸所謂道之不明不行

由於賢智過之之弊也吾兄以為何如弟之鹵莽之見本自如此往日每與兄論議時有少歧正在於此等處然其大體則未嘗不同而兄之視我若朱子之於陳同甫弟亦受以為過不敢較也弟既老且廢未死之前恐未得合席一討偶因修覆醜縷至此想發書之日掀髯一笑曰狂奴故態猶存餘萬不盡統希亮察

與袁慰庭觀察書

前奉蕪覆計已邀覽續聞近奉朝旨陞補浙江溫處道缺八月中可內渡美赴新任不任欣賀竊念閣下以盛壯之年抱有為之才扼繫我邦十有二年恒所悶惜今乃飛騰雲衢展驥有日絕塵歷塊萬里一瞬亦在知舊豈勝柏悅之忱閣下向不以弟之不肖而棄之辱與為交屢賜提誨弟亦心誠悅服自以為平生知己海內無二粵自壬

甲以來未嘗一日相離患難甘苦靡不與同及夫丁亥南遷七載之間音容並阻實非所堪然室邇人遐再晤有期以是自慰於心今聞此報惘然無復悵緒矣閣下遠去弟又老廢此生此世詎有再見之日耶閣下此去惜別之心舉國同情而未有若弟之深且切者也異日幸得不死又得往來無礙雖萬里之遠竊欲躡屩往從一覩尊顏為快縱使乞食於路顛仆於途亦所不辭但未知天公湊緣如何能使我畢此志願否乎閣下才猷德望必為當世之用願努力擔任以維持大局為念若中國又安敢邦受其福庇悠悠人言又何足道也閣下淡達此義諒不待弟勉也伏惟此時太碩人氣力康旺賢姪昆季好否鸞停鵠峙森然在目而未得一見殊可悵恨計啓旆尚在數月之後然屆時恐難得便故茲佈一函非書可盡都在神會惟願為

國自愛順請勛安不備

再者近日偶檢箱篋得往日奉呈閣下詩數首蓋緣彼時蒼黃潦草不須呈醜而藏之也今當遠別可忍終隱茲以拙手書呈眼昏筆荒不堪塵眼聊以證昔日鴻雪之緣耳

與宣撫使魚一齋別紙

向日東黨事亦一時運攸關耶何其聚眾之易且多也觀其所為乃無才之張角無能之妙清不足為者然向使朝廷不乘機早圖迨其凶謀之未定惡業之未造昧之以兵威諭之以恩言開示生路登時消散則事久變生其蔓延之害未可量也台兄此行默運良籌先事弭亂其功賢於百萬之師察近日物情方其妖氛之日熾也人無不畏之太過及其一言解散也又莫不易之太甚見台事之有成口雖

稱好心多不悅又安知無陰排而顯斥者乎功名之際自古難處不可不慎也若鳳藻之疏事非當局以一時迂見為守經之論不必深較也竊謂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於宣諭之後宜自朝廷即發一令既往勿問嗣後如有以符呪邪術扇惑民間者殺之無赦令下後限幾日月復有犯禁者捕治如法豈不光明正大乎今乃一邊開誘以好生之德一邊行會以捕覈黨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歸食言其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間事狀如何黨魁已就捕否此係廟筭非野人之所可與知而事體則顧不然乎所謂東黨皆狐鼠相聚專靠符讖幸無一箇傑出之才不足深憂然所可憂者方今民心渙散從亂如水朝廷無固係之信所在貪汙長吏又從而敲而納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已散而釋慮也惟激濁揚清興利除弊為挽回民

心之大關挾而台兄既無其權徒以口舌彌縫雖僅取辨目前豈足為善後之道乎閒居無事時澁漆憂適有信使畧摠衷抱一覽付丙如何

與朴溫齋 璵壽尚書書

客秋一拜未足慰十年之阻而暝色催人告別太忽未暇詳撰起居然仰察酬酢之際神氣如昔私心欣幸何可勝道轉眄之間秋冬已過伏惟新正台體節茂對康旺單暑均慶定符臆頌允流落荒濱八年于茲賤齒居然為平頭六十矣挈眷歸里恐無其日代馬越鳥之意何時不關切于中也先伯氏璵齋先生家狀盟薇莊誦恍然如復在春風之座不覺繼之以感涕矣竊念先生忠孝大節博約真工紆謨遠猷雖在三百年前亦當為一代偉人何今之世不知尊慕豈為

親見之子雲歟抑是非不明歟賴閣下以同胞知己收拾遺事而發揮之說制度則典雅而精密叙事則繁曲而不厭並述其師友姻戚之賢者夾叙小傳俾得不朽其體裁整潔瞻顯濃得孟堅之髓此為足徵之博史而先生志事可以著明於後世何幸如之雖然先生即古之所謂大人也一生出處猷為不隨人低昂惟義與比故其晚節愈自苦今此狀德之文猶有未可盡其底蘊者此勢之然也惜我一本移謄原本不敢久留適有歸川人回便裹好瓶上幸查納為荷可疑數處妄籤紙頭並望鑒校而取舍之春風多厲餐衛宜加重不備

答徐鳳卿書

向聞筮仕之報喜而不寐夫師傅一官即讀書者分內之職也此非我求童蒙寔公論所與座下發軔之初出處已得其正前頭行藏將

無往不正此尤僕之所深喜者也客臘手書擊慰而歲序已換新月
又虧比維經棋安勝單社吉羊區區為頌僕年至六旬尚作荒濱窮
客懷土之思老去愈切來諭云不敢當師傅之座臨講時欲撤臯比
而置之右愚意不然苟欲避師名宜辭其官不宜撤去臯比也夫唐
虞之教胄子尚矣至如漢明中主也桓榮章句師耳猶能行尊師之
道為後世之美談王珪為魏王恭師恭見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處
非為身榮蓋欲以尊師道而成國家之美也今以座下之經明行修
猶退然不敢當師席則後來者誰復敢居然則臯比可永廢不設而
師傅之職不過為賓從僚友耳豈 聖主特簡之意哉崇虛讓而廢
令典非中道也至私饋非有 上命不敢受高見切當然數年之後
師弟情志相熟則容有相周之義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之也愚謂非

講讀不宜數接非道理不宜陳說不宜自卑而見輕不宜干囑而取
疑嚴恭謹慎濟之以豈弟則庶乎盡其職而無意外之患矣茲因詢
堯齋翰愚衷情由恃春庶蒙存錄春寒宜珍攝不宣

答季生邦憲書

頃進虛次既觀慨廓之容歸猶耿耿戀德深切即奉惠翰謹審制履
支勝至以為慰來書纒纒數百言屢復不厭蓋推一日之長以垂問
寡之意如允之空疎何以仰塞雖然義理非講不熟朋友琢磨古之
道也若不因感諭而發其管見是終無就正之日故區區不能自止
焉夫義理隨時隨人即中庸時中之謂也來諭盡之不可以贊一辭
矣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有窮之中達有達之中然
獨善非君子之所欲不得已也其胸中未嘗不具兼善之實有其具

而不用命也非在我也故君子務盡在我而已士雖處蔀屋之下而天下之事無非吾分內之事故出於吠卦版築之中一朝而居阿衡輔相之位沛然而無所碍何者素有所蓄積之久也今高明處人所不堪之憂猶飭躬篤行勉之不忘足跡不出戶庭而揚屹古今通達時宜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夫子以蹈刃辭祿易於中庸中庸之難其可知也又曰擇乎中庸中庸非一定之物其可知也昔有宋南渡之初人心思漢將才兵勇迨此時可以一振而光復舊物故朱子一生大義在於恢復及歷世而宴安江沔人才銷落自守尚且不給賈似道反竊斥和之義促亡其國我國龍蛇之變君臣播越辱及二陵此可謂百世必報之讐而事定之後沙溪先生勸修和好義理之不可執一有如是矣我東先儒出處各有所當至遂翁始以不出為

義此亦一時之事也自是便成儒者鐵限垂二百年遵而不改天下豈有印板義理耶此無他廟堂無誠心求賢之意儒者無蘊抱達濟之實故以虛文相縻因循而不敢自異也吾不知先賢之出者為中乎後賢之不出者為中乎惟今則習俗已久非有大力量大見識則不可輕出然雖不出而必具出用之實然後可以無愧矣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允早孤夫學處世而多債誤居家而無拘檢時一思之悔恨無窮如聞有躬行君子畏而愛之願為之下風而不辭焉何敢妄論儒者之出處乎來函既發其端故僭言及此誠以擇中之道惟原本願者可以語之苟無本願何中之可擇想高明可以照恕也

答李海鶴沂主事書甲辰

海鶴仁契不知面知已執事允一生孤陋交遊未廣不知東國有顏

子而傾蓋無素如魚鳥之相忘近從知舊飽聞大名竊有識荆之願然顧此屏逐荒島疵類滿身舊識亦皆踈絕况新知乎只有耿耿一念不釋于中不謂朵雲忽自日邊來墜辭旨殷拳有足動人不知老累何以得此於左右也雖然先生誤聽人言期望太過謂吾之真知己則恐未也允雖老悖豈不自知其身分哉趙君月朝着實不謬可謂劉尹知我勝我自知也允之所謂公心僅如芥子比而至如不曉事之病瞋目而不見泰山似此公心適足以自誤而已豈有毫末裨益於世哉况今衰朽摧折芥子公心亦已銷盡無餘所願惟在枕枕死而已復何足道哉來諭唐虞三代有唐虞三代之義理秦漢以下有秦漢以下之義理此金石不刊之論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亦可知也夫以大禹成湯所定之禮

後世猶有所損益况其下者乎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此觀之今日之事吾夫子亦已知之矣易曰隨之時義大矣佛家上乘亦在於隨時任運此自然之勢聖人亦莫能違而義理行乎其中非毀方求合趨時喜新之謂也然竊嘗以為唐虞三代之義理至秦漢而大變秦漢以下之義理至今日而大變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安知不由今而又將復唐虞三代之古耶其兆已先見矣不審高見以為如何不以為河漢否眼昏筆拙潦草欠敬惟願為時自愛不宣

答李郎元契書乙巳

頃奉手書規戒淳復切至金玉之言敢不佩服向來云云不過新聞上一時風說自起自滅不足準信假使得蒙宥還歸死故山足矣更有何求使此老朽負累之物重加拂拭廁於廟謨之列萬無是理不

必過慮也僕在童年時嘗聞長者之言忠君之道在於保國保國之道在於安民無民則無國忠安所施是以古今論治道者莫不以民事為重君臣以是而合國家以是而立舍此而言忠者未之有也僕常服膺斯言耿耿在心竊觀今之君子忠國而忘民舉而委之於溝壑之中又從以芟夷雉兔之竟乃自伐自毀以啓他人之侮全失國權而受奴隸之辱此舉國之人所共痛恨者也不然則以為非我所知而民國兩忘此亦未為中道夫君者君也父也民者兄弟也朋友也若兩忘之則是於五倫之中去其四者豈其可也不幾於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乎雖然傳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夫獲乎上則有命存焉豈易言哉向使僕工於涉世承迎苟合避險而趨易一身之安富尊榮未必在於今日諸君子之後矣僕之平生出處君所稔

知一資一級未嘗有求而得之者亦未有苟且圖免者求而得之不免貪榮冒進之譏苟且圖免亦有謀身釣名之嫌斯二者僕之所深恥也夫在平安無事之時為官者或避賢讓能或引年告病奉身而退者謂之恬退或見幾而作或戒盈而休者謂之明哲今當艱危顛沛之際貪惜餘生逡巡避事自附於恬退明哲之道孰肯信之哉昔百里奚不忍飢寒之困違蹇叔之戒而仕於虞竟取媵僕飯牛之辱此賢人之不幸也君子猶有厚怒焉今君之飢困甚於里奚而不赴科舉不應辟召始終不染超然無累僕始以為太過由今觀之可謂完人雖梁伯鸞之高潔郭有道之先見何以加諸如僕者既已策名朝籍矣既已忝居大官矣雖萬被竄逐義不可自同逸民苟在其位當夷險向前抑其不濟亦命也安敢竊取高士之義以掩時人之耳

目也然今大勢已去死期又迫此志無暴白之日而終歸盡餅知我者可以哀之而愛我者可以釋慮也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貽書切責之子產復書謝曰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夫以子產之明達達良友之箴而不能改過者亦必有見矣僕於君之言亦云

僕平生知舊零謝殆盡垂死窮島何處得聞一言之規乎僕中忽奉手滋遠惠良箴展讀欣幸如獲拱璧置之案頭挑燈細閱百回不厭可謂白頭如新矣猶為此區區申白者非欲故相違也聊欲因此而一攄胸中之蘊而已望須一閱後勿掛第二眼深奔篋中以俟他日為令嗣者出而示之使知渠外翁之出處存心大畧如此好呵好呵

與伊藤博文書 丁未

敬啟者向日般頭拜餞尚切瞻悵之懷頃於郵使憑審貴駕穩涉風濤已着東京勞撼之餘氣力康旺慰喜奚似又聞我 鶴御所過人民歡迎之盛 皇室禮遇之隆曠前絕後光輝赫煥遐矚之下曷任欣聳且感之至尚記拜別時贈言吾在韓國人中最為有愛國之誠其言可質神明可破羣蒙鄙等銘在肺腑不敢須臾忘也惟願閣下益念擔負之重啟迪我 儲君俾睿學日新 宗社有賴以副區區加額之望焉書不盡意惟祈新年萬福眉壽健康諸維崇照不具

與末松謙澄書

拜別尊顏倏已十有四年矣每從東來便信伏聞閣下勲猷茂著譽望日隆欣慰莫名允風波餘生僅係視息而幸際邦命維新之會獲觀我 鶴御遊學之盛舉伊藤公爵既慨然自任以師傅之重又聞

閣下擔任教導之責左提右挈薰陶德性何憂睿學之不成就乎感
激欣幸復有少須臾無死之心也竊念帝王之學不在於尋章摘句
又不在于博覽強記惟深明為國之大體以民為重如履時之無私
而已此在師保蚤諭之功舉國臣民所以顯望於閣下者也惟閣下
諒之此祝新年鴻禧統希亮照不宣

與鮎貝槐園房之進書

鮎貝槐園仁兄足下僕與內地人交遊多矣其人大抵皆重名譽尚
氣義慷慨善談論勇於進取輕生忘死有古燕趙之風焉惟足下沈
靜寡言笑意致深遠忠厚與人不形于色僕心誠愛好久而敬之僕
亦不自知為何故也夫氣類性情之感不以方域限之况僕與足下
俱是東亞人地非燕越政同魯衛山川之融結氣脈相通舟車之往

來風俗相混吾輩生於其間而苟存彼我之見豈非河伯所以見笑
於大方乎僕知足下胸中自有此等見識非碌碌者之所可窺測也
乙未年間僕在外署與足下議建乙未義塾于中央將以仿設于各
都市廣布教育之制而足下實主其事雖草創未幾因亂旋廢然我
邦學校之興實源于此足下之功曷可少之哉迨丙申夏秋僕在患
難之中足下周旋夷險不憚勞苦此誼不可忘也嗣後飄零海曲十
數年雖聲聞不及點犀相照今得生還故里同在一城之內陶徵士
所云南村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者正謂吾輩今日地也暮境樂事無
過於此而僕又老病不能出門嗟乎人事之參差有如是夫朝起拓
甸望南山秀色入雲蒼翠鬱鬱悠然有伊人宛在之想援筆作書聊
撥起居書不盡言都在默會不宣

又
向呈書畫數幅並蒙品評如淄澠之別真贋莫逃甚幸甚幸茲又呈
古畫一幀似非近代人所作未知高見以為如何初無款識之可考
豈作者恥於自銜而故沒其名歟弊處古亦多藏書之家自百年以
來國瘁民貧艱於謀食所有書籍賤售於人流出於他境者甚多而
所存無幾雖有好古之人文獻不足徵亦可以觀時變也

答日戶勝郎書 庚戌

頃承寵翰知暑中起居安適至以為慰滿紙誨諭披肝露膽為我謀
忠諫復懇摯欲使昧者警省懦夫奮發奉讀之餘感愧交深敝邦古
昔盛時至明臣良百姓安堵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可改而不之改
可革而不之革因循舊章遂成腐敗之治加以百年以來貪汙成習

賞罰無章民在水火之中嗚呼晉讒舊時風俗百無一存物極必反
理之常也貴國念隣好之誼不辭勞苦代為整理於是更張百度日
不暇給舉數十年文明制度一朝加之於蒙昧之鄉百姓不知所從
怨讟朋興此非法之不善也求治太急矯枉過正之故也今承足下
明問僕耳耄識淺不知所對苟欲盡復舊政乎目下民心雖暫慰悅
因循腐敗之政何可復施於今日也抑欲以強制力行新法乎舊瘼
雖祛未見新政之效民生困瘁遑遑若不保朝夕此正新舊變通之
際弛張極艱之會也夫為治之道惟在於擇牧守明賞罰制田產薄
賦斂興學校獎實業簡法令省刑獄此數者古今不易之道也然皆
屬陳腐之談徒言何益竊聞大厦非一木之可支泰山非拳石之可
成不採輿論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以若未開之國議院之設不可

遠議然貴國既以憲法政治先倡於東洋以其已試之績方施之於
敵邦安有立憲之治而無議院以輔之者乎十室雖小必有忠信之
人衆氓雖猶有一得之見鈔選各郡文學端正之士咸聚京城延
貴國之高明代議士教之以議員規則年例開會使之議事與貴國
議會聲氣聯絡則是人於謀國交隣之事縱未嫻熟至於地方利害
民間疾苦皆能目擊而口述者也如此則政教易布於四方民隱可
達於廟堂公議漸得收張民情自然大服矣將爲後日議院之基礎
以輔立憲之治不亦善乎僕素懷此志但時機未至未便吐露今因
明問而偶及之不以迂闊而見笑也否眼昏手澀揮汗只此諸維情
照不宣

書後

共三十三首
錄二十二首

書宋名臣言行錄鈔後丁巳

右鈔宋名臣言行錄合二百三十七人美哉有宋所以三百年維持
者豈非此耶然余觀宋人之有一善一惡北人必知而稱之遇賢智
勇雄之士則必歛衽退避宋人以為榮而誇詡之殊未聞北人之有
一善一惡宋人亦必知而稱之遇賢智勇雄之士則亦必歛衽而退
避此非爲夷狄而不齒也蓋偵摸不如彼料敵不如彼名有餘而實
不足也安得不下穹廬之拜而輸金繒之幣哉嗚呼惜哉命矣夫

書陶陶軒公詩集後 己未

允植早孤失學未諳家庭之事嘗從門中長老得聞一二我曾大父
陶陶軒公賦性清高絕俗表裏如一孝友篤恭淵毅和惠言中倫行
踐禮不喜戲謔而樂聞其過身雖在布韋嘗慨然有傷民經世之志

高雖然公之生當家運之否觀閔殆險飄泊寄寓天又不假之年壽
無所展布於世嗚呼何其冤哉公性好遊覽所至必詠道其事為詩
平淡不加雕琢然嘗不得已而發適然後已故其寫景描情各得其
分昔歲丁酉我高祖高靈縣監府君遭誣詣理禍幾不測公血疏籲
哀克回天心竟蒙南荒之恩謫公時年三十侍往南土去漢師
千里家貧無遠客之資海濱瘴癘浸淫晝晦高靈公又多病公左右
扶持進則怡愉歡笑退則涕泣祝天人不覺其有艱辛苦楚之色矣
高靈公悶其幽鬱命時時訪名山川於是五載之間歷觀月出達摩
頭輪天冠之勝及海島山寺蹤跡殆遍公雖好遊覽然嘗以定省之
餘受暇行近地山川不過一兩宿輒反命未嘗違期譬猶孺子終日
嬉戲不離父母之側故嘗七八伽伽五載遊南搜智異登赤裳過龜

潭入巴串吊故都之雄揆天磨之奇筇屐奚囊殆無虛日然高靈公
未嘗一日有倚閭之望慮而後動持身有方故父母無惟疾之憂此
皆誠孝精白非勉強所能也及公下世其一僕一馬不食嘔血而死
抑又何異也豈非服主義輕軀命雖微物素有乎感而然歎嗚呼自
公卽世喪禍荐起家道益替我王考暨先人俱有仁德而不幸困厄
且中年逝不肖又零丁蒙昧家中舊籍飄蕩無復存者何幸此卷不
亡於灰燼之餘跪持伏讀洋洋乎如瞻慈顏如承明誨古之人尚愛
惜遺硯而况此卷親自編錄手澤尚存為吾家靈光之歸然哉

書徐振竹枝詞後 戊辰

右徐振所撰朝鮮竹枝詞四十截振作此自附於採風下國而語或
矯誣不加詳察其自註如男女相悅為婚云者襲明史之誤也如席

上奪姬云者吾東自無是俗亦必傳聞之謠也朝野輯要云成宗朝宰相李承根李坤

共狎一故相爭奪言官請罷上允曰士大夫相竊妻妾乃傳聞此事也予不忍置斯世於衰世也徐振所云席上奪姬無乃傳聞此事

如中使最尊云者中使御命禮所當敬猶式路馬之義以此而謂尊踰丞相不亦淺乎定制詔使不得出館遊翫留館之間不過一再登明雪樓委巷習俗無緣經目若執三國以前之陋並冒今世則闕越之儒教大盛江漢之遊女貞信俗從世殊豈在其地操觚之士好攷證虛文勦襲舊說以自眩其文彩者自古已然若董越朝鮮賦即其前茅也論者以越賦與明史相符認為信筆殊不知董亦未嘗目擊與明史同一襲謬見之者亦以外服畧之不復攷辨化禮俗為夷風誣衣冠為禽獸在舉筆俄忽之頃而流傳天下以為今亦尚爾寧不寒心諸如此類不可準以為詩史此夫子所以刪詩歟

書李氏朝天帖後 庚午

余嘗讀先祖文貞公朝天錄有以改貢路賈賄黃呈文禮部之事竊歎萬里崎嶇誠不見察夫豈季世之故歟後得平壤李氏家所藏朝天帖一本即丙子海貢時軍官諱山甫之所手錄也畧載道里人員及賞賜之物而已不及其他卷末特載禮部呈文一通蓋當時使務無踰於貢路賄黃兩事而一行上下未嘗不憧憧于此尤可知矣乃其祈懇如此主者猶拳拳新執索賂不已不知日迫崦嵫行人將息轉瞬之頃皆成謔藝一何悲也粵自僕使朝京以後二百五十年之間冠蓋相望遊覽紀聞之作靡不侈然富矣顧此寥寥短帖使人興感潛焉而出涕者蓋以二百五十年之事止於此而不可復見矣然則茲帖豈獨為吾兩家子孫寶而惜之者哉

敬書文貞公丁卯亂後兩西事宜疏後

後孫允植謹按世之論外攘者莫不以安民為先然能漢知其故者
惟我文貞公一人而已當丁卯被兵之後修名城也設巨鎮也夫孰
曰不可獨文貞公惓惓以息民為務陳疏獻策擘畫如指掌苟用其
言非獨可以利民禦寇之策亦莫善於此彼築城之計非徒可以病
民適足以利寇不十年而其效若茲何其明驗也夫棄名都據山城
清野入保時出伏路而邀擊者我東制敵之常法也我國處萬山之
中今舍山而築於平地已失地利之半乃欲以平日習陣之文具一
不經戰之晚民舉以措之於平原廣城百戰之勁虜投之斯焦觸之
斯潰其或幸有萬一之存者乎聞居大言頗悅人聽及其臨急有事
雖使乙支文德朴屏復生勢將棄彼保此使民有所依歸然後以吾

所長制彼所短惟在運謀之如何耳然則彼名城大都將何所用耶
近世丁茶山著有桑土志欲於關西直路築城設堡余嘗服其確論
然非為可用於今世也向在勝朝之多難若用此法可以禦頻歲隣
寇之患矣我朝以文弱自守曠世無警今欲勞民於無事之日以待
百年之寇豈良筭乎一則動衆殫財一則疑寇啓釁此目前之禍也
歲久頽圯經畫漫廢法度不講欲修則無益而勞民不修則前功盡
棄此久遠之患也凡人之情不能張而不弛百年之間安能常如寇
至而嚴警乎苟少弛備遇有敵騎闖入則聚而殲之靡有孑遺此必
不可忍為之事也或曰昔管子恃陋而城惡卒以潰散春秋非之今
欲不修郡城其可乎曰當春秋之時吞小併弱干戈日尋管子晏然
獨以為無事宜其潰也今我國有是患乎設有是患子能驅不識兵

革之民憑名城臨大壘而制之乎有城而不可守與不知所以為守者不如無城况可修之于北狄之常為中國患者以無城郭而遷逐水草也西域諸國常為中國之所輕者以其有城郭也今吾非必效北狄之遊牧論其臨急走險不係戀乎野城則其勢蹶然故今之郡城所以示民啓閉之限而已其實一逆旅耳他日如有歷世之寇難自有相勢而築城者自有應變而禦敵者非今之所可豫也晉士萬曰無戎而城讐必保焉言無戎馬之事而築城終為寇讐之所保也曰然則當丁卯之際所當務者何事何修而可以禦丙子之患也曰非敢知也然文貞公誠實君子也傳曰至誠如神能前知在壬辰之前力主養兵之議者李文成先生而已在丙丁之後力主息民而勿事城郭甲兵之議者我文貞公而已俱非燭幾之濃能如是乎故公

之所畫決無空言清野而保民屯田而養兵省減使命興修馬政委重屯堡量能授任使自戰其地行錢幣以饒財為購募間諜之資西恤流民南撫三道此皆石畫切實達觀時務之論也當時若委公責成則安知不至於丙丁之顛沛耶

敬書文貞公辭輔養官東還後加資疏後

後孫允植謹按文貞公平日蘊抱所欣行之者甚多而其屢登於章奏者大同錢幣車乘三者為最蓋是三者為當日最切之急務而抑又量時可行故也不然不為空言以耀後且顯時君之不能用也雖然大同則行之於當時錢幣則少開流行之端而繼竟大布惟車乘至今不行其故何也豈有不可行者而文貞公言之之理也我東先輩多言用車之便其不可者必以道險為解然其實非道險也以三

病爲之阻也何謂三病固陋因循苟且是也所謂固陋者生長僻壤
服習粗鹵不知此外復有復利之器猶填夜郎云漢孰與我大此小
民之病也所謂因循者今有人懷利用之心倡北學之議欲試一二
復民之器則在上者鄙瑣而不傾聽在下者疑難而不樂趨同列訛
之以多事衆論目之以好奇無奈棄置俛循舊常此君子之病也所
謂苟且者亦有君子小人之別若大同未行之時貢役之弊幾乎無
國當時在朝之人亦豈無灼灼而深憂者其心豈不曰蒼莽愁亂之
緒誰能理之僥倖無事於身前可矣身後之事以待智者此君子之
苟且也淺耕而漫種侵陌而犯溝不施畜泄僥倖兩場之均適者農
夫之苟且也聞善而不信見善而不服不究其所未能而自是其學
若窳濫惡之器僥倖售市者百工之苟且也此三病爲之阻則雖如

砥之道不可行車且豈特車之不行而已哉讀公奏議有云用車用
錢設店之便某某守臣言之使臣乘車之便則臣所自思何其忠厚
而周至也蓋用車用錢設店之事無礙於時人而有識事興利之美
故推以與人使臣乘車之便貴卿之所厭聞也故以身當之推譽而
擔怨讓功而分過予以與之共濟國事至誠動人夫大人君子之用
心固宜若是歟

敬書文貞公辭右議政第二疏後

後孫允植謹按不識天下之勢兵家之機者不敢妄主息兵安民之
說不知而爲之者迂儒而已文貞公每以安民爲己任而軍旅之事
以爲不學而置之猶魏鄭公悅首不視破陣樂之意也嘗讀公之上
陳都督書說以收復全遼之策其紆籌奇畧溪中機宜諸葛晉明奇

士也與公論軍計濶相推服公豈不識軍旅悠悠坐譚之化哉夫惟
然察時宜我國非用武之時故斷然惟以息民保民為事而保民之
術莫如大同故排衆議羣非孳孳不休屢摧而不自已者也及其
情勢艱無可施為則乃毅然以古大臣之義處之屢疏請去然猶
復低迴眷戀不忍忘君忠愛之誠溢於紙背公平生平好子美之為詩
蓋由有所孚而然云

敬書文貞公辭右議政第八疏後

後孫允植曰甚矣君子之關於事情也有宋諸賢之於王安石其始
也無不延譽而交薦及其變法而天下愁苦乃始攻斥亦未如之何
也夫介甫之志在乎損下而益上是與民爭利也文貞公之志在乎
上無所損下有均輕之益是不與民爭利也夫大同之所以近於介

甫新法者則均輸是也均輸之法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
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
以便宜蓄買此其為法雖似大同然宋時發運之職不甚有弊介甫
為國歛利初行桑羊之法列置官吏變易販賣奸偽百出農賈俱病
此其志不在於均民而與民爭利又非不得已而變之故行之未幾
其弊滋大大同之法繼貢役極弊之餘收賦於民既均且輕而又除
行脚贈賂停退一切濫冗之費官以厚直給與貢人貢人以賤價豫
備百物以待上供上供既豐羨餘亦厚此其志在於均民而不與民
爭利又因其不得已而變之故行之二百餘年而其利愈博二法之
相懸不啻天淵當時諸君子懲於介甫之事不原其情而遽疑其跡
盛氣而沮毀之使忠臣幾不得安於朝良法幾不得行於世何其過

也有宋諸賢認小人為君子我東諸賢指良法為誤國原其所由均不免太踈之失至使尋釁覓疵之小人竊竊然笑其後嗚呼此非吾黨之所自反而警惕者乎當其衆怒方盛論議沸騰之時文貞公一以至誠應之反躬自悼無一毫含憾相較之語其心曰彼皆賢人也偶於此事不審利害故如是耳我何為怒之哉卒之上回下孚惠澤得以下究則又歛然不自以為是推轂諸賢惟恐不見用於世孟子所云大人之心無適莫殆亦近之矣

書李邀愚記夢後 辛巳

近世中州人黃九煙著有將就園記設為山川樓臺之勝書畫琴棋之娛窮極其所欲為凡洞府之泉石花木皆必錫名而係之以詩既而降于凡仙之筆云奉上帝之命依黃子所言營構于蓬萊之上以

為羣仙遊讌之所且命黃子為之主黃子恍然若夢若真自叙其事

見昭代叢書

今見邀愚記夢所謂白雲洞信宿之緣何其了了不迷惘人

性靈也信知韻人胸中自有一副成稿力所不及神為之助黃子之事真而夢也邀愚之遊夢而真也余亦嘗有志於斯而塵累擾擾未得成稿雖欲夢寐間一涉清境亦未易得也若使長脚仲初見之能不啞然相笑乎

書崔氏孝烈錄後

惟貞可以保信惟順可以中節此二者婦人之懿則也今世稱閨行者必曰烈夫烈者過於人一等之事也譬諸男子則不忍一朝之恥罵賊求死豈不誠勇決哉未若文文山之隱忍圖存扶危持顛幽囚困苦至於無可奈何而後死其為忠也顧不大且難乎以余所見崔

氏之行優貞處順殆類於文山之忠而其成功且過之矣崔氏有子
曰鍾國不忍其母夫人之行泯於委巷也抱狀徧求搢紳大夫之言
以圖不朽者殆將一紀病且僊猶拳拳不置焉嗚呼使夫人而有靈
者其不曰以汝為夫子之後故吾所以撫育成就汝者亦至矣今為
吾求無益之名不愛其身豈吾所以望汝之意乎余既敬鍾國甫之
至性又恐其罹於疾病也用是勗之鍾國甫勉乎哉

書敬信錄後

古者民志專壹信道不惑又有聖人在上率先以導之不待言語而
得於觀感之間及乎聖遠言湮醇澆樸散學士大夫述其糟粕厘治
自好而已無誠實及人之化人亦無觀感之效故聞言不信而樂其
故縱忘其固有之性忽其常行之道厭故而慕新貴耳而賤目其不

至於魑魅禽獸者幾希矣後世好奇之士因民志之不定知鬼神之
無形無聲可以藉重而動艷之也於是捨人道而求助於神詭誕以
誘之禍福以怵之森森然如其頭上諄諄然以詔之其言則世俗
之常談也非有幽深妙奧之旨而民之愚也若初聞者而喜之時有
惕然向善怵然懼罪者然則是亦不害為救世之一助耶嗚呼世有
躬行君子示之以務民之義慶賞刑威不以其私則彼所為說者將
如雨雪之見見不待辭闢而自廓如矣今不務躬行而急邪說之誣
民是猶不能救饑而禁食草根木皮也不亦難乎余觀敬信錄中所
謂文昌帝君勸孝文一則其言頗切於務本錄而揭之以勸孝子之
體情者

書月湖門人錄後

右裴月湖門人錄爲一百七十餘人何其盛也世之無師道久矣自
昌黎柳州以下皆避師名後之名儒者宿逡巡不敢當臯比之坐月
湖處於海濱能以文墨獎成後進舉邑之半皆宗師之其學識才詣
非有大過人者安能致此嘗聞日本人關維寧漂到海口操筆而酬
答者環座獨見月湖而敬禮之稱曰先生自是海上婦孺樵牧皆呼
月湖爲先生所至愛而敬之汎掃而迎之有康節行窩之風焉余嘗
禱雨於靈鷲山逢內面人士率多月湖之徒去月湖數十年其風流
若可相接也又讀其近體詩數十首徃徃雋永有餘味其他所著述
未及遍見祇此可以當豹斑鼎鬻矣禪房夜清佛燈如豆恨不起藁
里詩魂抵掌論文也

書七絕洞七景帖戊子

詩家寫景之難如畫師之繪人面數人以外皆一樣面目無復辨別
如落照漁火處處有之何能以寸毫各臻其境耶故寫景之妙不在
形似在得其神韻如裴楷之頰上三毛便覺精神倍佳此畫中之三
昧也七絕洞詩社諸人賦七景來示且乞批評余展而讀之窅然神
遊如在峯月壁霞之間洵佳作也夫作者七人固勝事也又與洞名
相合豈不異哉

書朴琮烈文稿後

學文之法須悟解文理若不能善讀他人之文則吾之文亦不可得
以善矣先將古人文字離句析讀不使錯亂然後究其義意之所在
得其彷彿則便解屬文多識古今事類以儲文材縱觀名山大川以
助文氣恢拓心骨梳洗奔隘而不失其所守則理到而辭達氣備而

格古初學者不必拘於尺幅汪洋恣肆心所欲言手便寫到久久自
熟漸加裁剪安於規矩近世科儒嘗曰行文出於科文規矩不學科
文不能做文章此可笑之說也殊不知行文之中諸般悉備豈獨無
規矩哉但如生龍活虎不可把定不似科文之印板規矩耳

題華陽俗離帖辛卯

余嘗見麟經鴻雪因緣圖記麟經清國嘉慶時人性好山水平生所
歷名勝手自圖繪又寫小照於其間凡數百本刊布於世可謂膏肓
於泉石者也今見泗川人俞美叔家所藏華陽俗離兩帖亦一麟氏
之鴻雪圖也兩山之一水一石皆入毫端又係之以詩蓋美叔善詩
士庸善畫可稱雙壁此則鴻雪圖之所無也夫華陽俗離吾於三十
年前一見之今依依若夢境是帖之成距余遊覽時又在三十年前

而至今青鞋布襪宛然尚在於林霽泉澗之間豈非筆墨之功有以
不朽耶此古人所以卜遊也

題吳海史容然元堂日課文鈔辛丑

文者匠心裁物操萬化之柄故道之高妙難造而有因文入道者兵
之說譎萬端而有白面而善談兵者以至生民日用之術老佛虛無
之旨大而日月星辰之行小而昆蟲草木之情近而閭里鄙事民間
疾苦遠而四海萬國之勢古今時措之宜無不因文而達其致此操
觚之能事也吾知海史文士耳閉門鑽研不以家務世事經意今讀
其元堂日課文鈔選辭雅馴持論辨博觸目琳琅無美不備有包括
宇宙之量森羅萬象之觀筆鋒所擬前無橫陣無所不到亦無所不
破吾不知海史習中具有此許多見識安排而出之乎抑亦臨文驅

使遊戲於翰墨者歟今海史窮居無聊姑以此為消暑之資又安知他日不一轉而為需世之大用乎老夫將拭目以俟之

書竹齋公諱興達被俘生還錄後壬寅

吾族祖竹齋公兄弟萬曆壬辰俘入日本譜乘所載止此而其後存歿世莫聞知此吾宗之所常慨歎者也今見公之後裔昶善齋示竹齋公集一卷公之在平邱被俘時景光及霽留生還之事歷歷詳載如隔一晨讀未卒不禁愴淚零襟嗚呼孰知公之不死於異域又有一脈血胤至今不絕乎蓋庚子西還時與姜睡隱同舟泊于興陽睡隱被召上京公兄弟則九載南冠流離困頓之餘不能前進因娶婦家焉其子孫又孤子沈微不能通問于京宗至今三百年不知有無豈不惜哉獨幸此集幸存於弊篋之中其詳記當日見聞與姜睡隱

魯錦溪集中所言無不脗合可知出於公之手筆矚然無疑又此集何以在於昶善之家也可知昶善之為公之血胤為彰明較著也據集中所記公之季氏亦娶婦生子而其後無聞今不知流落于何處可悲也已

書月川先生遺集後

癸卯○先生諱吉通諡文平成
廟時官禮判佐理功臣與余同采

君子之行藏出處固非一道惟義之與比而已當月川先生之抗疏光廟棄官歸隱也其高風卓節可以與六臣為七矣及夫成廟在宥之世東峯金先生勸以為蒼生出則乃幡然而起遂成佐理之治勲著旂常像留麟閣又何其偉哉昔有明方遜志諸人死於靖亂而三楊不死逮事仁宣十年之間贊襄皇猷治化邗隆遂為一代名臣先生志同六臣跡似三楊百世之下自有定評然未聞三楊在永

樂之時能批龍鱗冒白刃昌言以明遜志諸人之忠此又先生之高
於三楊處也先生所著彙悉經手燒無餘惟有巡按湖海時客館題
詠散載於興志勝覽今所輯若干首是也佔俾齋金先生書先生小
詩後有曰詞致清粹溫麗筆又妍妙可見前輩之文雅推此一語其
全集之美可知也雖不傳亦傳矣何必多乎哉

書杏庭集後 乙酉

自周制賓興以後取士之正未有若我朝己卯賢良之選也人才之
盛亦未有若己卯諸賢之萃于一時也士禍之酷烈亦未有若北門
之誣獄也天之生此羣賢若將有為焉而竟乃芟夷錮廢之使斯民
不被堯舜之澤嗚呼天理其可謔乎此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引
頰想望繼以慷慨流涕者也杏庭都先生生于其時名列于二十八

人之楠其之德之藝俱在薦日非後生末學所敢贊辭也禍難之餘
諸賢遺蹟悉為灰燼至如當時楠目亦為世所忌不敢存錄幸賴蘇
齋寒岡暨吾祖潛谷諸先生收拾舊蹟而錄于梓為之跋識書後之
文可徵於久遠今又經三百年之久矣板本既不多諸家所藏復散
失殆盡常為好古者之所歎惜隆熙己酉春都君相薰齋其先祖杏
庭集示余且請一言以識之余拜受而讀之先生所著詩文數篇之
外備載賢良楠目及建院旌閣之事集為一卷歷叙薦科罷復之由
賢奸消長之機瞭然可悉蓋因都氏一家之史而世故之行隆係焉
尚論之士亦必三復是書摩挲而不忍釋况在楠中諸賢之後裔敢
不同情而敬玩之哉遂齋沐薰盥書之于後

書順天金氏行錄後

節齋先生有大勲大忠於國而名不泯於丹青者垂二百年先生之
後女士金夫人克趾其美夫人素抱緹縈之志屈節而歸于大賢之
門齋恨沒身以義殉從之孝之烈求諸閨閣中無與爲比而名不著
於彤管者且數百年天之報施善人何如是遲之又靳也夫 端廟
之位號未復則先生必不欲獨享爵諡之榮先生之幽寃未伸則夫
人必不欲獨蒙棹楔之褒矣今焉先生之忠勲已白而夫人之孝烈
彌著天道於是乎可信而爲善者可以知勸久近奚足論乎余從金
君轍鉉讀夫人遺狀歛衽興歎畧掇數行而書其後

題新羅真興王北狩大獵圖 庚戌

金生之於筆率居之於畫皆仙也自新羅時推爲名手後人莫及焉
此畫率居所作真興王北巡大獵圖也經六七百年入于高麗忠惠

王時相臣英岱公柳清臣之手柳相酷嗜古畫多蓄前人名畫尤愛
惜此物爲家傳之寶又閱七八百年傳至于故秦川守泗川柳熙熙
卽英岱之後也吾友安厓石鼎遠爲柳氏婿得此畫而藏之今厓石
已亡余從厓石之姪前秘書丞安君鍾和得而見之圖凡八幅當時
裱裝爲屏幃者也歲久垢弊觸手裂破然丹鉛不渝精神如活山川
樹木人物之形躍躍欲動殆神工也真興承屢世之烈席豐亨豫大
之業張皇六師講狩蒐之禮旗幟整肅衣冠都雅士馬精強盍甲鮮
明有平吞四海之氣君臣交歡飲食宴樂帷幕樽敦之屬無不精緻
古雅有聞無聲大庖不盈彬彬乎文物之盛泱泱乎有大國之風俯
仰今古不禁感慨流涕也此畫雖出於當時庸手二千年古物當爲
希世之寶况率居所作而經幾番劫灰尚保至今者豈非神明之所

護我

書獻齋集洋船咨後 辛亥

允植謹按我國僻在一隅不聞外交之事自丙寅美艦遭難以後美使屢懇商辦務歸和好舉國譁然皆以斥和為高廟議如此先生雖主文柄不能獨立已見其文移往復據理詳陳宛轉其辭不失國家體面而已至如閉門却好非先生之意也不得已也其時余嘗侍坐先生先生喟然歎曰顧今字內情形日變東西諸強並峙與曩日春秋列國之時相同會盟征伐將不勝其紛紜矣我國雖小處東洋之細樞如鄭國之在晉楚之間內治外交不失機宜則猶可自保不然則昧弱先亡天之道也又誰咎焉吾聞美國在地球諸國中最號公平善排難解紛且富甲六洲無啓疆之德彼雖無言我當先事結交

締固盟約庶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却之豈謀國之道乎以此觀之當日咨報文字非先生之意也或曰先生如審知利害若是明白則何不力排眾議為國家建此良策乎余曰此未可易言也方其眾釁未破之時先生雖極言竭論無益於事祇取戮辱子不見夫清國李少荃之事乎少荃支那之偉人也審察天下大勢力主和洋之議鋒鏘叢集至此秦檜誤國以其漢結主知故幸得無事先生何時而敢為此乎粵十年乙亥丙子之間又有斥絕日本書契之事國之安危迫在呼吸舉世猶夢夢然皆以不受為是先生雖不在政席義不可泯默以曲直安危之形屢屢說明于當事之人大聲疾呼唇焦舌弊而不之止猶不見從後乃迫而受之僅免塗炭之禍夫日本舊交也同種同文之國也國書拒絕事體重大隣比迫近禍色立至猶玩愒

而持難如彼况在丙寅時國人初見所未聞之洋人萬目睽睽疑雲滿腹此際若開口談親仁善隣之道能免納寇賣國之罪乎先生捐館後六年壬午李少荃勸我先與美國締約繼而與各國修好即先生未伸之志也古人云世間能者所見畧同豈不信乎

墓誌

墓碣

神道碑銘

錄六十三

從氏心研公墓誌銘 丙寅

公諱寬植字和卿號心研系出清風之金 純祖甲午五月初一日生于楊根歸川里與其弟進士公同日時生公兄弟五人公序第三扁其室曰風月景山水樓蓋取謝莊五子之名也公天資近道幼而不違親志長而不煩師教處事綜詳接物和洽自幼不好嬉遊與人交必誠必信造次不作誑言事過可覆雖仲由之信莫過也年十六

嬰疾攝養備至歷年而羸瘁轉甚見者莫不憂之雖卧病常經理家務靡不稱當以替庭闈之勞性又彊記病卧數月起輒手錄家中所用錢不遺一文嘗自傷沉痾內為父母憂外不能立身建名慘然惋怛然不顯于貌終亦安分恬志無所伎求及病隣里遠近莫不奔救如親戚竟以今 上丙寅四月十七日捐館壽僅三十有三無育同月二十五日癸丑葬于楊根金鳳山下先塋後麓西坐之原配驪興閔氏廣興守德鎬之女先公九年卒葬于同山寺谷寅坐嗚呼古之君子修行於家庭延譽於州閭乃升用于朝如公之賢孝清慎允為家庭之所推州閭之所聞如有興物於鄉黨者久已蜚英廊廟矣惜哉公清恩君諱益鼎之第三子也其已上世系載清恩君墓誌銘曰被鳳之原松柏交翠孝子順孫宜興慨思

叔父清恩君墓誌

公姓金氏諱益鼎字定九號夏篆清風之金祖于高麗侍中大猷著
于本朝己卯名賢大司成文毅公湜四世而願議政文貞公增兼兵
曹判書忠肅公佐明右議政文忠公錫胄三世有勞於國命之不祧
又三世而為公曾祖考寂默 贈司僕寺正祖考基長刑曹佐郎
贈史曹參議考萬善 贈史曹參判清興君妣貞夫人平山申氏本
生考用善 贈史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昌原黃氏 純祖癸亥七
月十四日公生于豆湖之四宜亭二歲而丁黃夫人憂八歲而立為
大宗後三十二承傳補齋郎七十以侍從推恩加通政七十四以三
子二孫登科陞嘉善襲封清恩君 當守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卒于
楊根歸川里第享年七十有七其仕宦履歷則內而 顯隆園參奉

典設別提漢城主簿景慕宮令掌樂主簿敦寧都正工曹參議曹司
衛將戶曹參判副總管同義禁經筵特進官忠勳府有司堂上外而
牙山縣監滎川郡守寧海府使清州星州牧使西原縣監公居官以
清白自持人不敢干以非義裁決綜明門無滯訟所至有聲嘗仕于
內受知於 憲宗未究其用而遭己酉之慟處家嚴整無惰容夙興
盥櫛而坐常如接賓時約躬而急於人居官三十年田園不增尺寸
子孫多貴顯於朝而不敢驕於鄉里皆循循然奉其法度配淑夫人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學生宗儀之女司諫文簡公紹錦陽尉文貞
公瀛之後判書章簡公弼均之玄孫性柔順無拂逆於人自幼持身
齋莊事無專斷心無克欲事姑申夫人貨財無私執婦道四十八年
洞屬如一日待宗族以仁訓子弟以方其立心制行不欲苟異而無

不暗合於古列女閨範生與公同年癸亥十月二十一日卒先公七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翌年癸酉五月十九日葬于廣州勒峴里甲坐之原粵六年己卯七月某日合公葬于同原有五子元植文科刑曹判書出為族叔 贈判書益哲後完植文科左承旨寬植晚植文科右副承旨光植完植及寬植光植皆賢而蚤卒遷室李氏生三女長適延安李應翼次適豐壤趙東旭次幼元植子裕行文科左副承旨裕成文科侍讀官女適檢校直閣楊州趙同熙庶子裕衡餘並幼完植子裕昌蚤夭女適進士達城徐寅淳光植子裕定曾外孫幼者並不錄

竹山府使 贈兵曹參判李公侁愚墓碣銘 辛卯

公諱侁愚字周八李氏籍延安顯于羅麗入本朝樛軒月沙白洲青

湖諸公以勲德文章世濟其美雖婦孺皆知之曾祖諱天輔頌議政諡文簡號晉庵為 元陵名臣無子以族弟珍山郡守 贈左贊成諱國輔之子為嗣諱文源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翼憲以直節受知 健陵寔公之祖也考諱在秀號鋤翁文科壯元官至慶尚道觀察使妣貞夫人海州吳氏判敦寧載紹之女本生母慶州金氏同知永鍾之女 純祖辛巳十月二十九日生公于大邱營衙未百日鋤翁公卒于官公育于仲氏承旨公公自幼聰穎異常動止如老成人年十四隨仲氏赴寧邊任所路由平壤觀察使鄭公元容有世好見公甚愛之燼錢十萬公盡給官隸而去其志槩之不苟如此 憲宗癸卯趙公秉龜薦公有將材將試武舉公不肯赴 上特命不試而賜第丁未陞通政拜五衛將每宿衛 上顧謂廷臣曰李某可任節

鉞蓋濃知其幹局也未幾 龍馭賓天 哲宗庚戌始除加德鎮節
 制使威惠並著先是日本人常暴掠鎮民及公莅任守約束不敢犯
 是年陞拜寧遠郡守翌年關西大歉公夙宵憂恤請賑資於道臣道
 臣感其誠依災減糴一遵所言公又捐廩施之民無飢色於是隣境
 流民來歸如市人有請逐者公曰是皆吾 王之赤子逐之何歸遂
 竭力並賑之所拯活甚眾關西民至今頌其惠丁巳陞拜竹山府使
 邑多欠稅公不忍重斂於民乃請於道臣欲以詳定例代納廷議非
 之置公于理未幾特命還任公乃呈病乞遞已未秋屏居沔川梅田
 里自是不跡京闈惟以養親教子為事絕口不言時事有時引滿縱
 飲掀髯長笑已復噓唏流涕雖子弟亦莫得而知之也今 上丙寅
 洋舶入沁都朝野騷擾盜賊蜂起公約鄉里勿敢動又見守宰勸以

寧輯之方一邑賴安時朝廷擇召募使勤 王邑宰李僖問計於公
 公曰今見一舶而起一國之兵是自速內亂也朝廷豈無遠慮乎且
 洋夷不久將自退此舉適足為外人所笑已而果退性至孝常以早
 孤失怙為沒身恨奉母夫人極其忠養每出門暮還步履促忙市井
 兒童皆知李孝子履聲母夫人嘗病亟公號天請代絕脈復生人皆
 稱異尤謹於祭祀事兄嫂盡其誠愛以伸其不逮之志撫育諸侄皆
 至成立治家斬斬如朝廷誨人不倦鄉黨皆愛而敬之甲戌四月二
 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四是年八月葬于梅田里負庚之原洪夫人
 祔右丁亥湖西儒生以公孝行上聞 贈兵曹參判元配昌寧成氏
 敦寧都正道默之女繼配南陽洪氏司果秉瑞之女俱有淑慎之德
 洪夫人生四男應翼蔭任工曹正郎序翼武科五衛將庸翼武科度

翼蔭任副司果側室一男庚翼武科五衛將應翼二男三女男勛宰
女適士人宜寧南圭弼序翼一男四女男吉宰庸翼三男二女男鎬
宰庚翼一男四女男詰宰女適士人安東金度圭光山金箕璜餘並
幼今齋狀揭銘者正郎君也允昔在歸川嘗一見公頽然而長重厚
有局度言笑樂易待人不設畦畛知其為尚德君子也後謫沔陽與
公同鄉鄉人至今稱公之行誼皆與狀符遂為之銘曰
古家遺範端士飭行惟孝友于施於有政薄施于外耆艾歌詠身退
憂國官畀守正天賦其才不畀厚命留其不盡以衍餘慶

水庫別提李君容珪墓誌銘 庚子

君性李氏名容珪字孺南李氏系出韓山牧隱之後曾祖源順 贈
吏曹參議祖敬溥司諫院大司諫考雲植繕工監假監役妣平山申

氏直長錫昌之女本生祖馨溥進士 贈吏曹參判父大植前承政
院同副承旨妣清風金氏 贈左贊成益恭之女 哲宗庚戌六月
二十三日君生于公州栗里村舍幼而秀穎遇事好尋索能默辨是
非在塾不煩課督而書史足用弱冠遊太學為儕友所推重又嘗從
蘇公輝冕朴公性陽請益二公皆林下宿德許君以負重之器君以
是益自勉勵丁丑發解泮試既而屢屈南省丁亥除曠務局主事戊
子中應製進士庚寅陞六品壬辰除司憲府監察歷交涉主事水庫
別提機器局委員是年秋以親老辭歸甲午秋東匪鷓張公州處兩
湖之交被害尤甚君為鄉里之故問道會巡察使朴公齊純論賊情
甚悉且陳方略朴公傾心聽之終能摧滅曠賊君協贊之力為多時
當路有欲召用君者君辭不就人或問之君曰今賢邪並進更張無

漸國事未知稅駕之所此豈士大夫貪進之時乎自是閉門養痾罕與人交至丁酉三月十四日得疾不起年僅四十八是年四月二十六日葬于栗洞先兆負士之原配恩津宋氏縣監秉文之女賢而無子取從侄性求為后娶潘南朴氏進士勝哲之女有二男並幼君有兄弟五人皆篤於孝友才行修美鄉里有八慈二方之稱焉君序居二出為從叔監役公後承順兩庭和氣無間慎終追遠必盡誠敬與人交終始不渝美風儀善談笑外和而內剛不隨俗俯仰酷好左氏春秋嘗考三傳及胡氏說著春秋疑義一卷議論多可稱者君舞勺之歲余省姊氏指君謂曰此兒通敏有籌度他日堪為國家掌計之臣今言猶在耳而終不驗嗚呼惜哉庚子春余謫居濟州君之子性求以其叔膺珪所撰狀草寄送且乞幽銘噫君視我如慈父我視君

如良弼有事必相議有闕必相規今吾不見君已久矣安得不顛沛而至於此乎吾又安忍銘吾甥銘曰

芝蘭臭味松筠精神家中拂士王廷吉人奮于年位是生不辰厥報靡忒子孫振振天涯寄銘白首沾巾

掌禮少卿道軒李公墓碣銘 丙午

公姓李氏諱大植初諱奭老字公右號道軒又號萬悔堂系出韓山當麗之季稼亭牧隱兩先生為東方文章道學之祖麟齋公盡節於鼎革之際入本朝忠良名碩循吏鴻儒世濟其美曾祖長載 贈司僕寺正祖源順 贈史曹參議考馨溥成均進士 贈史曹參判操履清潔文章書法為世楷範妣光山金氏在壻之女沙溪文元公之後 贈貞夫人壺儀修整和順慈諒 純祖壬午七月五日生公于

公州之淨溪幼而秀朗長而勤學弱冠以文詞知名然性端方不趨時好故屢屈場屋 當字辛巳除繕工監役癸未陞六品三月慶科別試道伯薦公才諧第一人四月會試常付八格五月 上親考賜第是年除弘文館修撰中學教授文兼宣傳官司諫院獻納承政院同副承旨轉任敦寧都正禮曹參議乙酉春除分兵曹參知拜慶州府尹不赴夏除司諫院大司諫庚寅春除工曹參議是年四月 神貞皇后昇遐公於 后家為母黨近戚故差宗戚執事六月拜戶曹參議公雖周流臺省未嘗久於其官至是見時事日變無復仕進之意棲遲衡門不入城闔以詩酒自娛至壬寅三月以 皇上入耆社覃恩加嘉善甲辰三月除掌禮院少卿以老病辭遞光武九年乙巳十一月六日考終于坪基鄉第享年八十有四是年十二月十四日

合窆于公州東部面五公洞配位兆右公疎髯秀眉莊重寡言力行孝友謙退不伐公家自先世以來富於著述其學以準繩程朱博綜馬鄭為一代文獻之府公早服庭訓長益研究所著有詩文若干卷日錄二十餘卷文辭簡淡筆法適勁至於尋常札翰皆可珍玩雖孟公尺牘不是過也配 贈貞夫人清風金氏 贈左贊成益恭之女有女士之行宣孟之風治家教子閨門肅穆皆可為後孫法生于純祖癸未十二月二十七日十八歸于公卒于 當字壬午八月二十一日壽僅六十癸未三月葬于五公洞丑坐之原舉五男秉珪議政府主事容珪出為從叔監役雲植后中進士官至冰庫別提膺珪成均博士鼎珪興珪進士五子皆以文行稱而秉珪尤有篤性取任子宣求為嗣容珪取從侄性求為嗣前外部參書膺珪生三男一女

男允求側室男晚求餘幼鼎珪生三男一女舜求漢求晉求女適主
事宋復憲興珪生三男二女宣求敦求女適士人金容九餘幼銘曰
進不求名退不尤人左右圖書與古為隣五公之原草樹蓁蓁印中
有琴樂我賢賓

完興李公神道碑銘並序

興宣獻懿大院王輔政十年功存社稷王有家嗣曰完興公丕承休
緒履信思順謹慎守度為國屏翰自公中年以來邦家多難禔亂屢
興公盡心鞠瘁身佩安危數十年抱謙謙之德無赫赫之譽民無得
而稱焉然上下孚格終有不可掩之實者何也曰誠也夫誠者由中
而發外非可以聲音笑貌求之者也以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則忠
以之於朋友之交則信此三者誠之所推而公之所以大過人者也

公姓李氏諱彥初諱載冕字武卿號又石 莊祖別子恩信君忠獻

公諱禎之曾孫南延君忠正公諱球之孫興宣獻懿大院王諱昱應
之長子初恩信君無子取 贈領議政諱秉源之第二男為后即南

延君也妣純穆大院王妃驪興閔氏判敦寧 贈領議政孝獻公致

久之女以 憲宗乙巳七月二十日誕公于寺洞本第初為仲父興

完君文簡公諱晷應之后 太王甲子因特教還歸本房以壬子七

月二十八日薨逝于雲峴宮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八月十九日戊申

禮葬于金浦郡古蘭臺面楓谷洞坐坤之原妃豐山洪氏通德郎秉

周女甲辰四月八日生丁亥十二月十九日薨初 贈貞敬夫人進

封興親王妃自楊州檜巖移奉同日合祔于右繼妃驪州李氏參奉

麟九女癸未六月七日生庚戌七月封興親王妃誕二男三女長竣

銘文科上輔國封永宣君至是襲封公娶判書洪鍾奭女再娶金在
鼎女次坡銘侍從官娶教官金炳日女早歿女適郡守金仁圭前祕
書丞金斗漢皆洪妃出也庶女適主事金奎定金仁圭子孝鎮娶前
協辦沈相翊女公生長富貴而齒於士人初以科目進身歷啟華要
哲宗癸亥十一月魁柑製翌月 哲宗昇遐 太王以 神貞皇
后命入承 翼宗大統公以承候官付司勇甲子五月應橋即日拜
奎章閣待教歷翰注三司乙丑正月陞通政除同副承旨陞至都承
旨吏戶禮刑參議副提學直提學丁卯三月擢嘉善同經筵付宗正
卿差政府堂上戊寅陞資憲歷知經筵宗正府春秋館義禁府侍講
院左賓客除刑判己卯超崇政行兵判庚辰陞崇祿辛巳拜禁將知
訓練壬午陞輔國兼禮判戶判訓將惠堂判三軍府甲午六月特授

上輔國領宗正領敦寧宮內大臣乙未八月復拜宮大庚辰四月封
完興君丁未九月特叙大勳屢授李花瑞星金尺大綬章任陸軍副
將特命日本大使到東京授桐花大綬章庚戌七月進封興親王至
合邦後封公用親王待遇公前後所帶提調者為十司都監提調者
三校正勾管堂上者五餘煩不能盡錄公於事親之道愛敬出於天
性不假矯飾夙興夜寐洞洞屬屬自甲子初元桃李在門車馬駢闐
公獨澹然自守恭盡子職而已每有宮闈間人所難言之事及有政
令之不協時宜者必乘間從容進言彌縫闕失退無幾微之見乎色
故人無知者不受干謁不以私愛山恩澤故世無田文親已之客大
院王之客于保定也公銳身欲陪往清人不許乘氣船風雪修程間
關趨侍溫清視膳怡愉如平日在家時觀者無不感歎李傅相鴻章

每稱公誠孝不置乙酉秋陪王東還懲世故多虞閉門謝客惟以奉
老養志為事若將終身焉甲午乙未之變公勞動甚多而有告密之
獄禍迫門戶公夷然委順無怨尤之意不以戚戚之色貽憂兩堂事
以乃解亦不追訟前事丁酉戊戌邊遭大故公已過中身而柴毀幾
不能支祭奠雖病必親每春秋展省先園哀動傍人此公之事親以
誠也其事 君也和易坦直操心兢栗雖參內宴不敢以家人禮弛
其敬輸寫忠款退無後言當壬午軍變時公以訓將保護 宮闕撫
定亂軍實有再奠 宗社之功甲午之變公以宮內大臣宿衛於
寢殿之側目不交睫食不充飢者為八九朔時上下相疑人心恟恟
公入則導達羣情出則宣布 上意拳拳憂愛之忱形於辭色中外
恃以為安日本公使語人曰宮大真忠臣乙未歲將盡時局又一變

公奔問起居于 行在所為 闈人所阻久立門外從者曰日已暮矣
盍歸諸公曰 至尊若知吾之來謁必蒙 引見此何時而敢歸家
息偃乎聞者為之感泣既而 上知其忠赤無他恩遇如故此公之
事 君以誠也其與人交也心無獻子之家樂善好賢情如飢渴不
喜面諛樂聞規諫如有不合於意者不假以辭色使之自踈其有合
於意者一經許心終始不渝乙未政府諸人皆與公相善諸人方銳
意改革恐 皇親之干政權也雖外相推重內實防範公坦然不以
為意每以宮內事議於政府曰宮府一體安有政府不知宮省之事
乎及政府敗公深為悼惜有郭林宗人亡國瘁之歎可見公之一段
公心不以物我滯留也此公之交友以信也其修身儉約不喜奢華
不近聲色不伐己能明習故事諳練宮儀內行純備當官盡職皆公

之細節而亦足為人模楷公晚年閉門淡居不與人往還素康強無
 疾偶嬰微祟寢疾五日而薨訃聞 兩宮震悼賻奠踰例發軔之夕
 傾都出送垂髫戴白無不瞻望涕泣可見公之仁德入人深也銘曰
 天祚寶籙本支綿綿忠正之胤實維興宣桓桓勤勞 王室公
 繩其武與國休匹早歲蜚英歷敷臺閣位躋崇顯志愈謙抑趨省保
 定養志承歡滌滌必親觀者興歎頃值多難盡瘁鞠躬宮禁靜肅驕
 卒戢鋒 王曰伯父嘉乃丕績臨軒授誥煌煌金丹為宗室範世作
 藩輔承 命若驚循墻偃樓賜對三雍河間禮樂處家為善東平腰
 腹令聞廣譽黜然日章大綬若若勲著旂常誠意肫肫小心翼翼忠
 厚與人無惡無斃晚年自靖完歸雲鄉昭格于上左右 先王楓谷
 之原有儼象設我銘垂後穹碑屹屹

雲集

神道碑銘

卷之十三

四十五

雲養集卷之十四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雲養集第十三卷終

雲養集卷之十四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行狀 附家狀行錄
共十一錄六

贈左贊成別洞尹公行狀

先生諱祥字實夫號別洞初名哲其先醴泉郡人曾祖諱忠 贈禮賓少尹祖諱臣瑞 贈戶曹參議考諱善 贈工曹參判家世寒微不顯於鄉里然參判公性恭慎好德每行路遇人未嘗不拱手致敬鄉里人稱長者先生以洪武六年癸丑十月十日生幼而聰悟絕倫八九歲已有向學之志以鄉役在官解終日供使暇則危坐讀書夜

行狀
卷之十四
一

必蓄松明照之達曉伊唔取四子六經諸性理之書沉潛溫繹期於自得尤邃於易學既成適當 太祖元年壬申並中生員進士兩場試時年二十丙子擢乙科及第自是聲名籍甚世無與先生爭臯比者故前後掌學教授十餘年以文任掌國子長二十餘年 世宗三年 文宗在東宮入學先生以兼大司成爲博士 東宮儒服行束修禮升堂受小學國朝入學之禮始此遷左輔德進講周易講畢諸生叩頭請復得尹某爲師 上命仍兼泮長如故自是先生常處太學專事教習慨然以興學育英爲己任待諸生嚴而有恩言者有以諸生遊山劾先生者先生受而爲過畧不示色諸生益感奮淬勵無犯無隱皆以道德自勉一時耆儒名碩皆出其門時國俗承麗朝崇佛之弊因循未革先生以爲及今不爲之痛洗舊染是無望於後世

也 世宗十九年與太學諸生乃上疏論崇佛之非曰恭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創業之初利無不興害無不革獨於事佛之節未免襲謬乃於國中創寺造塔以安 陵寢是固不能無憾於 聖神者也逮至 恭定大王以英明冠古之姿精一緝熙之學洞見道真沙汰浮屠盡收其田民是將漸枯其枝葉而拔其根本也今我 聖上善繼善述運撫盈成崇信聖經採撫善行以蓄前言以敦三綱臣等以爲世躋雍熙道升大猷三代之治可指日而復見也乃者興天塔殿金銀丹雘眩耀人目名雖重修功倍草創今又設大道場招集緇徒誦經禮懺廣設法事至今諸司排設供億齋進布施上自宗室貴戚下至市井販夫莫不傾貲助施引頽贊歎費物傷財不足道其爲盪亂人心壞損風俗則可謂流涕者也臣等竊念有善無惡之理雖原

於天而斯民為善為惡之機實係於君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今乃為人工而崇信佛教開示於下則下之人孰不望風觀感而趨
入於彼哉舉一世之人果信佛教則無夫婦之倫絕生生之源百年
之後殆無人類惟有山川邱陵草木禽獸天地或幾乎息矣伏聞近
者 殿下搜輯前古以備勸戒述治平要覽以垂後世臣等不知勤於
事佛若梁武帝者可以示勸乎可以示戒乎書奏大臣柳珣顯亦建
議罷陵備設寺之法凡供佛祝釐之類次第裁革至 成宗朝而盡
廢無餘論者謂先生疏實啓之也 世宗嘗行貢法為年分九等土
分三等之制民多不佞先生因早陳戎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
不善於貢我國田制自 太祖以來始立給損收租之法民心安而
邦本寧是則損實收租與古之助法一例也今乃以貢法欲改成憲

雖年分九等地分三等乃都田之數非若損實每田加減之平也况
我國山川險阻高下不齊雖一道一邑一面一里至於一田膏瘠各
異繁以年分等第都田之數定其租稅則多寡不均必致生民之怨
咨矣又論邊鎮築城之失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者築
城之役黃海江原兩道之民連年裹糧暴露于野流離轉徙而今天
災又如此尤宜停寢以待豐年戊寅 端宗將入學 上命先生再
為博士受 元孫師禮如上儀自是凡入學文衡例為博士 文宗
元年庚午先生年七十八告老而歸 上命政院宣醞歲賜米二十
斛仍令所居官月致食物國朝退老宰相之致食物自此始於是四
方學者聞先生歸休雲集請教先生教之不忘一如在太學時 端
宗二年大司憲權蹲上疏言尹祥 殿下所執贄待以師禮者曩以

年老辭退氣力尚健聰明不減宜復致國學教授儒生 上下其議
重其老難致遂寢以乙亥三月九日卒年八十有三葬郡北山甲向
之原後 贈議政府左贊成兼如例隆慶元年丁卯詔使許國魏時
亮問東方有能知孔孟心學箕子疇數之賢者退陶李先生錄示高
麗禹倬鄭夢周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及先生而為書
答之曰吾東在羅麗見稱為文獻之邦然二代之儒其歸重終在於
言語文字之間逮于麗末程朱之書出而如禹鄭之徒得以參究性
理之說至于國朝士之誦習無非孔孟程朱之言然或習俗因循而
不著不察或狂簡斐然而不知所裁其中超然獨見慨然發憤而從
事於聖賢之學如今所舉數子者豈不得為心學者之徒也又答李
熹書曰尹先生理學淵源佔倬四佳及輿誌諸書所稱許如此則其

人必有取異於世夫退陶後學之標準也其尊信先生乃如此於是
乎先生為不可及矣或者以先生遭際休明以經術文章鼓舞蠻貊
而惜其未有論著使後世無得以考徵竊以為不然夫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士之所不得已也先生久處師長之任為
國家教養人才其之德之功垂於萬世非區區立言者之比也高麗
之士徒尚文辭圃隱鄭先生始倡以性命之學先生得其緒業以正
國初士趨使之粹然一出於洛閩之途是先生之言即圃隱之言也
江湖金叔滋先生受易於先生東方易學由是大明而倬翁之學得
之家庭嘗自謂余亦私淑之人也其後倬翁傳于金寒暄堂寒暄堂
傳于趙靜庵淵源所自蓋可推也是江湖以下諸先生之論著即先
生之論著也故佔倬齋序先生之文曰其所口授弟子精粹之語自

縉紳學士以至韋布之徒無不筆之於書而傳誦之今此殘篇斷簡雖不傳何傷者真知言也後歷及子孫嗚呼以先生之官業德望遭遇盛時尚未蒙節惠之典至今泯泯此公議之所慨惜也今先生雲孫某甫將其遺集及年譜入都圖所以闡述其意亦勤矣然年代寢邈聞見踈謬遺集譜表僅出於掇拾之餘不足以盡其萬一而若其道學文章之冠冕一世膾炙人口者往往散出於國乘賢記不一而足顧余後學護陋又何足以贊辭乎謹依原狀畧加撰次如右

叔父清恩君家狀已卯

公諱益鼎字定九 贈吏參公第二子出為族叔清興君後已上世系詳載

銘墓 純祖癸亥七月十四日公生于豆湖之四宜亭其月日與文貞

公同吏參公奇之命小字曰慶日未週歲遭黃氏夫人憂八歲以吏

參公命承大宗祀時清興君先已下世奉養申夫人于楊根歸川里第外舍久閑婢僕盛強公事親以誠御下有法儼如成人家道為之肅然辛巳秋丁吏參公憂公自以早孤失庭訓恐無以自立蚤起晏眠不要交遊惟從鄉中耆德虛心請業長老見之者莫不以遠大期之至有托其子孫者焉甲午冬承傳授 顯隆園參奉 憲宗丙申夏以病遞丁酉春差嘉禮都監監造官戊戌陞六品除典設別提漢城主簿 景慕宮令己亥除牙山縣監領漕再赴京常先於期辛丑遷榮川郡守邑多吏負民困徵歛公至則設法收其逋遂成完局邑人豎鐵碑以記其績甲辰夏移拜寧海府使其冬以親病遞丁未冬設進饌都監將以戊申元朝 上壽于 純元王后相其事者皆極一時之選公以都監郎廳應對稱旨 憲宗亟稱其綜練凡進饌儀

軌之役始終委任每進見退 上目送之曰此有福人戊申除漢城
主簿掌樂主簿 憲宗益知其材器可任方注意嚮用己酉夏遽遺
弓鈞公痛恨無進取之念及 哲宗即位出牧清州旋移星州星嶠
右巨邑務劇而弊適公視事五年從容剽理威惠並著邑人伐石頌
之癸丑秋移寶城郡守以兵使有嫌援例辭遞 當守甲子秋除西
原縣監西原故清州也時有營建願納及檢括隱田之令他邑則不
問民產高下此戶收歛且虛報隱結數十以塞朝令而已初不履畝
公獨以為此非均田懋實之政願納則詳抄饒戶計貲分徵而貧民
下戶不與焉量田則擇敏勤有心計人逐田打算得隱田千三百結
報于營於是舊帳陳稅之寃徵者舉蒙蠲蕩之惠小民莫不歡喜而
豪強富戶皆不樂之譁然起謫御史洪徹周入境信其浮言而按驗

無所得猶持之甚急公恥之呈病乞遞 上特命仍任至于丁卯三
月乃遞御史既復命竟以前言劾公公對簿還自此尤無意於世矣
是年五月丁申夫人憂壬申春公年七十以侍從臣父恩例陞通政
階除敦寧都正工曹參議曹司衛將丙子二月孫裕成登科大僚廷
奏以三子二孫登科照大典五子登科例陞公階嘉善襲封清恩君
是年拜戶曹參判副摠管經筵特進官忠勳府有司堂上至是公年
高神識昏耗疾病沉綿雖在床茲凜報之中有以勳府事來于者輒
峻絕之盡心公務府瘼幾祛此可見公平日之所養也公長身秀眉
目白哲疎髯舉止端凝聲音若出金石性方嚴有持守確然不撓平
居簡默寡言笑對客終日不倦處事綜密履屐皆當所居几案書籍
位置秩然有常素不喜方術世所稱相地談命之論無賢愚而皆信

之公獨濃惡之嘗戒子弟曰葬家之說不見經傳載死親骨以邀福於九泉之下未見其效先受其殃吾見之多矣爾曹其慎之又痛禁巫覡鬼神之事雖有疾病憂故家人不敢祈禳人有言福地可居者公笑曰世豈有福地耶守吾先人舊基與隣里相熟是福地也仍戒子孫勿妄動以為法自少不治舉子業為太夫人在堂黽勉赴闈一再而止曰吾將留餘福以遺子孫榮進非吾志也已而子任科甲大出人謂公留福之報先府君於公為伯氏有孤子女三人允植即其一也公及夫人撫育恩愈已出嫁其二女尤閔恤從子既有室有官而食貧京城公猶為之料理其家事使無飢乏治家嚴若朝廷待子任有恩而少有過則輒正色不言或至數月乃解奴僕與人鬪毆必先治其鬪毆之罪不問曲直鄉隣服其公正後亦無爭諱者先墓松

楸甚盛當公家居貧乏時人多勸賣者公執不許一日墓奴來告曰蟲蝕松過半矣不伐且盡之公曰其如蟲何必不敢自我犯之已而蟲自滅處官三十年家無營殖貧窮親知婚喪周急之費居多而通問不及於要津以是常齟齬不合然至享晚年錄位則公之天爵也公既罷官家居不跡京闈治歸川舊第鑿池種樹為終老之計扁其所居堂曰夏篆書屋終日手一卷書偃几而坐收穫門前稻計口而食以其餘具甘毳娛侍太夫人春秋暇日登臨嘯詠欣然有忘世之志自壬申以後進秩加官輒一肅而退未嘗淹時月也已卯五月二十五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訃聞上贈賻如例是年七月某日葬于廣州勒峴里甲坐之原合夫人兆也配淑夫人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學生宗儀之女淑慎有女士風奉尊姑遇親黨一以和

敬無違先公七年而卒有五子元植文科刑曹判書以君命出奉
清風清原兩國舅祀完植文科承政院左承旨寬植晚植文科承政
院右副承旨光植完植寬植光植先公卒遷室李氏生三女長適延
安李應翼次適豐壤趙東旭次幼元植二子一女裕行文科承政院
左副承旨裕成文科弘文館校理女適奎章閣檢校直閣楊州趙同
熙庶子五人長裕衡餘並幼完植一子一女裕昌蚤夭無子後以裕
定子龜
奉為嗣以女適成均進士達城徐寅淳光植一子裕定嗚呼公屈沉
蔭途少所展抱於世然若其居家行誼皆可為後孫法允植何敢誣
也何敢沒也枝涕謹狀以俟立言君子裁之

叔母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家狀

夫人姓朴氏其先潘南人考學生宗儀妣順興安氏判書章簡公弼

均之玄孫司諫文簡公治川先生紹錦陽尉文貞公瀾之後學生公
以燕巖公長子為伯父學生喜源嗣燕巖諱趾源官襄陽府使以文
章顯于世燕巖其號也夫人生于 純祖癸亥十月二十一日學生
公蚤世養于叔父慶山縣監宗米慶山公諸子聰明特達幼而禮讓
夫人德器渾成在醜不爭慶山公皆淡愛之十七歸于我叔父參判
公王考吏參府君一見賞之曰是婦必興吾宗每歲時往省于豆湖
江舍輒依依不忍舍焉夫人生長法家性淑而行備事姑申夫人未
嘗一拂其意撫御婢僕各盡其分參判公性嚴整有軌度夫人濟之
以和家政無闕嘗慕古人胎教之法每有身起居視聽動自省察至
于十朔乃已傷人不覺也性不岐求聞人有喜慶事若已有之呵此
婢僕未嘗加惡語人以急扣無所靳而不以急扣人與人言雖嘗有

恩者無支蔓過情之辭家中往復書疏不滿數行止於所當言而已
嘗從參判公之官不接官巫不受吏獻不通外間市買所在吏民不
知有衙眷也至於諸子居官亦然有以事來干者輒謝遣之曰此非
婦人所預知也事無巨細不自專斷雖子孫卑幼者必咨而後行然
有過輒切責慨恨之不敢不改不喜奢靡不事遊觀膳服取苟完雖
服使滿前猶執針線之勞以身率之尤謹於奉祭當事雖有疾必力
起視具小心憧憧至老不弛如新婦時參判公遊宦于外未嘗在家
延置塾師而教其子任塾師家貧夫人竭力贍之日送臧獲給其耕
耘樵爨澣濯之役塾師以是忘其家事而專意教授與吾先妣李氏
情好甚篤及卒撫視諸孤無間已出諸子若侄皆娶婦同爨幾三十
年其性度氣味人人不齊而夫人御之以鳴鳴之仁閨內穆然副室

李氏亦賢而有行人謂夫人觀感之化云夫人有子五人孫若干人
多貴顯三子一孫先夫人卒第三子寬植尤賢孝無子而蚤卒夫人
痛惜之自是忽忽不樂 當壬壬申春參判公及夫人年躋七旬以
侍從推恩公陞通政夫人從封淑夫人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疾
卒于歸川里第隣里宗黨哭之莫不夫聲癸酉五月十九日葬于廣
州勒峴里甲生之原丙子春參判公以三子二孫登科特加嘉善夫
人 贈貞夫人己卯五月參判公捐館以是年七月某日合窆于勒
峴參判公諱益鼎字定九官戶曹參判襲封清恩君金氏籍清風府
其世系及子孫錄俱載參判公家狀嗚呼從子蚤罹險釁事我叔母
三十年知其至德懿範宜莫如從子之詳而今距壬申八年典型寢
邈竊恐久而泯然無聞於後承謹記平日言行藏之篋笥哀不能文

雲後集 行狀 卷之十四 九

只著其樂

贈貞夫人清風金氏言行錄 戊子

吾姊弟三人昔居荳湖夫人序居二時婚而未歸三姊未字余年八歲父母見背三孤子子相依幾不得保惟姊氏內治容事外接賓客訓弟以義兼嚴師慈母之道余至老白首而幸免大戾者寔吾姊氏之賜也辛巳秋余自順天遞歸將西赴天津至公州之錦江姊氏扶病就別無他語惟勉以王事而已壬午秋自天津還見姊氏書知病不可為而猶眷眷或盈未幾訃至嗚呼天倫知己今不可復見矣余嘗擬錄述姊氏言行以示兩家子孫而公務委積無暇撰次丁亥秋余謫居沔陽長甥秉珪齎其弟膺珪所撰狀草而來曰吾母平日教不肖等曰吾聞內言不出於外近世人家好述其先世夫人之行鋪

張于世余甚不取爾曹慎勿效尤不肖等雖承慈訓然不忍使吾母之懿德泯然無傳且知吾母之德之行未有若舅氏之詳敢來為請余受而讀之曰噫辭無溢矣然吾姊氏女士也飭身修整遇事慷慨有名士大夫之風非親覩其面親飲其德無以知其彷彿今著于狀不過家門細故世俗夫人之所能言能行者也孰知吾姊之為吾姊乎惜乎其不為男子而處于世豈不能正色立朝引君當道澤及民物為當世之賢公卿乎謹就原狀而叙其樂夫人姓金氏系出新羅世籍清風遠祖諱大猷高麗侍中八本朝有諱湜大司成諡文毅世稱己卯名賢有諱堉領議政諡文貞當 仁孝兩朝功施于民曾祖諱基建敦寧參奉 贈史曹參議祖諱用善 贈史曹參判考諱益恭 贈史曹判書妣全州李氏學生諱寅成之女以癸未十二月二

十七日生夫人自幼正大莊重接人和易時家貧憔悴衣裳弊綻糶糠不給而侍父母之側愉愉然如無所窘身無褻嬉口無嫚語人望之儼然不敢以童稚易之庚子適于道軒兄壬寅春新經大病未蘇先妣繼選癘疾夫人力疾救護至割指進血而無效毀幾滅性其冬又遭先考喪家無長主夫人治喪理家咸易備至叔父清恩公聞其孤弱率姊弟三人而養于家家中上下甚多無一人不稱夫人之賢者至其所種樹木久而猶愛敬之乙巳冬始歸舅家晨昏洞屬動止以禮處姑妹妯娌之間不傲不隨和氣藹然舅姑甚重之道軒兄家世清貧而好讀書夫人勤執女紅未嘗匱乏故得以肆力於學常曰人家興替在於和與不和和則吉善之事興矣不和則乖戾之氣生矣乖戾之氣生則雖積金玉其能受享乎故務絕嫌微開陳誠信有

無相資緩急相須內自一家外至宗黨隣里皆服其義而慕其德既而家計稍自振連舉五男每有娠必默踐胎教及生養蒙以正寬嚴並施不以溺愛而長其非故其子皆謹飭有孝友之行諸婦同室絃韋各殊而夫人默然示之以行卒乃變化成底于中見人善若己有之見人過面責而不少貸其人逡巡不悅後竟感服雖窮居未嘗一物稱貸於人人有急傾藏而助之質人之貨不取賤直曰損人利己非吾心之所安也處事剛明婢僕不敢隱其情御之均平故亦無怨咨之色內外室堂必令汛掃精潔所居几案位置整齊閨門井井如治朝法度勤於理產綜於事物至畦蔬園果雞時豚糲其心目所經無不整治而著茁雖甚病手不釋業每值先忌必先期備送果品遠助祀需至齋日達宵悲感余四五歲時先人手鈔孟子敲齋章授不

肖讀誦先妣亦手錄女訓內則等書以授諸女夫人悉能記誦拳拳服膺造次必遵於是其他經傳子史未嘗受讀而畧通其大義諸子每課業而退必使讀二三遍論成敗利鈍皆中窾要至邪正義利之分必再三致意曰若使汝曹當之宜如何處之反覆參問以觀其意因及時事得失人物臧否迴出俗見諸子暗暗驚服每有疑難輒來稟質夫人必指示兩端曰如此合義如此不合義自可知之事不依義其終必悖慎勿見小利而生苟且之心也又曰汝曹學業未成而先意進取是猶毛羽未成而遽欲高飛也其可得乎第勉強學問無患祿之不至也吾觀鄉曲士夫家失仕宦數代意復獲落無所不為殊不知修身讀書可持門戶何獨仕宦乎汝家世襲書香典型不墜吾不羨公侯之家也持身謹嚴如法家拂士每接宗黨必令左右有

人雖疾病不以褻衣見諸子與小姑申夫人堂小姑權夫人情好尤篤兩夫人皆賢而有行每相見尚論古之女行及治家教子等事絕不及鄙俚之言嚴斥僧巫不令近門常戒諸子曰近世多惑形家之說置其親骨于爭訟之地非孝也人之禍福由其所召枯骨何知焉我死須埋閒曠之地無與人爭競也允植早孤蔑學夫人常以為憂及登第歷清要夫人驚喜曰吾弟能至此乎此殆先人積累之報也後自天津東還驟躋卿列夫人方病篤憂形于色曰吾弟官太盛矣盍思退步其甥申君慶均自京還盛稱我家蟬赫之狀欲慰病心夫人蹙眉曰吾欲聞此言乎所欲知者吾弟顏髮視昔何如耳夫人素有肝火之症恒抱貞痼諸子左右忠養藥餌無闕長子秉珪尤有篤性不有已身惟以父母之心為心夫人甚安之壬午秋久患痰瘧自

知不久於世歲月之備皆手自製置命婢輩治絲曰蒼黃中一物不
具亦是害事無如豫備也迨屬續之夕精神不迷一家男女之來問
者接應如平昔少無怛化之意道軒兄問所欲言答曰何言之有婦
人先夫子而終世謂之完福吾今得之矣兒輩雖無大過人者誠於
事親友於兄弟他不足慮也諸子求道教答曰吾之平日所以訓誨
汝輩者無非治命何必道教乎乃以是夕卒即壬午八月二十一日
壽僅六十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權厝于公州五公洞負良之原越明
年癸未三月二十二日永窆于稍上丑坐李公大植韓山望族道軒
其號也其履歷與世系子孫錄具載道軒公墓誌茲不備錄夫人稟
性粹和而嚴正雖在閨閣常存濟物之心事關義理有截然不可奪
之志誠信無偽表裏如一故人得其一言終身不敢忘棄其感人

深如此後世子孫有能模楷其一二懿範猶不失為一鄉善士也謹
狀如右使歸而藏之

從伯氏判書公行狀 壬辰

公諱元植字春卿號學海金氏之先出於新羅新羅末有一王子避
于清風子孫因籍焉歷高麗至本朝簪組相襲九世祖領相文貞公
諱增為 仁孝顯三朝名臣澤加于民吾族有三派為大中小宗皆
祖文貞公長子兵曹判書忠肅公諱佐明孫右相文忠公諱錫胄三
世有大勳於國命施不祧之典是為大宗次子清風府院君忠翼公
諱佑明五世孫清原府院君靖翼公諱時默兩世載誕 聖女為
顯宗 正宗國舅是為次宗忠翼公次子以下亦皆成宗是為小宗
先仲父清恩公以小宗支子入奉文貞公祀係大宗也公以大宗長

子出后次宗奉兩國舅祀遵 君命也曾祖諱基大工曹參議 贈
吏曹參判祖諱宗善刑曹參判考諱益哲白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
妣 贈貞夫人恩津宋氏友淵之女繼妣貞夫人文化柳氏煥昇之
女本生考諱益鼎工曹參判清恩君 贈吏曹判書妣貞夫人潘南
朴氏宗儀之女 純廟癸未十二月十五日公生于楊根歸川自幼
端重慎默口不道褻諱之語 憲宗庚子承傳授 明陵參奉甫弱
冠出典郡邑有治聲丁未春赴庭試文科與仲弟承旨公同擢一榜
當時榮之自是內而三司東壁僕正司成抄啓文臣纂輯郎廳寶錄
編修官三銓泮長知申都憲同成均 孝正殿享官工刑曹判書知
經筵義禁府中樞府春秋館敦寧府政府堂上外而順安永平延安
扶安龍岡楊州湖南慰諭御史開城留守此其履歷也公性恬靜謙

畏未嘗干進故世所稱華顯之職罕有至焉至亦最晚常在入後平
生不言居官治績雖子弟莫得以述焉噫其賢於人遠矣九歲奉所
後家兩代偏親怡愉如也及壯每事必稟不敢專斷在清恩公側侍
立終日言若不出口與諸弟推誠盡愛取謝莊五子之名扁其室曰
風月景山水樓湛樂之情老而彌篤自奉儉約雖位躋正卿居處被
服不改寒素平居無疾言遽色世家奴僕多豪橫者公稍稍以過去
之擇謹拙僮人取足給使而已於物無所嗜好不喜交遊談論每清
晨擁衾而坐乘人客未至讀經典數十遍公退靜居一室以蘭冊自
娛至忘寢食故富於書史尤嫻於本朝近代故實及氏族閥閱然與
人言謙虛若無知者未嘗自銜雖日相往來者鮮知公有淹博之實
所著詩文有若干卷及家乘二十五卷藏于家公晚年見時事日艱

憂悒鬱鬱常有鄉居之志貧不能遂竟以今 上辛巳十二月初二日
以疾卒于壯洞第享年五十九初權厝于嘯阜至甲申四月日改
葬于楊州加五里某坐原塋八年戊子 贈諡孝憲配貞夫人大邱
徐氏牧使灑淳之女亦和柔敬謹小心洞洞年近六旬事兩庭舅姑
如新婦時一門咸稱其德後四年甲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
十三墓附公右生二男一女男裕行裕成並文科今承旨裕行一子
一女俱幼裕成出為本生叔父諱寬植之后女適楊州趙同熙今參
判無育而天側室三男裕衡蔭補史文學官早天次裕祥裕平公家
兩結椒親自前世以戒盈遠勢為規公尤守樸養拙少無子弟之過
長絕奔競之風立朝四十年不求赫譽不罹微眚其謹慎如此有一
朝士嘗謂余曰先從氏處世何其寥寥耶余應之曰士大夫遭時揚

名磊磊軒天地則其可也不然而處今之世欲不失其所守寥寥無
聞不亦宜乎又何能逐逐營營賣勢利於市童也嗚呼此何足以知
公哉方公下世時余以 王事役于天津不能拜訣至今為恨追叙
公平生之槩為狀而後從任輩曰無忝先人之德詩云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吾與汝當勉之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三軍府訓練院事五衛都
總府都總管梁公行狀

公姓梁氏諱憲洙字敬甫其先出於耽羅神人良乙那世為島君十
餘傳而歸附新羅賜爵王子改姓梁後有諱友諒封南原府伯自是
梁氏貫南原至勝國世有聞人遂為著姓入 本朝有諱誠之號訥
齋佐理 成廟為世名臣官吏曹判書大提學諡文襄公傳至諱益

茂始舉武科郡守生諱彬慶尚左水使 贈兵曹參判 景廟辛壬之際以鳳山郡守為權凶所惡下獄幾死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世純黃海兵使祖諱堯慶尚左水使 贈兵曹參判廉明雅爾濃曉韜畧著有握奇圖說以族人進士諱珪之子諱鍾任為后蔭副司正贈議政府左參贊配坡平尹氏遠大之女是為公之考妣也公以純廟丙子十二月十八日生性端方貞諒弱不好弄年十三已有學問之志時華西李先生恒老講道于東峽參贊公命公往師之自是沈潛於義理之學進修日富既而家貧無以為養乃慨然歎曰命矣夫吾其以仕為學乎遂告于父師兼治弓馬習射于山寺在路常朝往而誦大學暮歸而誦中庸辛丑丁參贊公憂哀毀過人慎終無闕三年之內兄弟織屨充下室之饋 憲宗戊申中武科己酉授宣傳

官 哲宗辛亥陞參上歷訓練判官僉正都摠經歷甲寅出守熙川郡熙川素稱劇邑民苦徭役多空宅而逃者公下車以二十事與民約招徠安集未幾丁母憂遞治郡僅百餘日及歸百姓思之設化頌契每歲值公生朝輒專使來問起居終公之身戊午為御營哨官尋陞資為堂上宣傳官兼司僕將己未冬除甲山府使在府數年百廢俱興蠲虛穀移徵之弊措北青武試之費極論營吏弄還之狀以防奸竇查推赤津屯田以充長白山歲祀之供點閱行營本府軍器三十六年之簿刊虛存實以固邊備請罷銅壙及巡營鹿角例供之弊以蘇民困此皆積年巨痼而公若洞在己務盡矯揉雖或阻於工司澤不畢究而民心大和一境稱治南兵使因微事 啓罷備邊司以公有聲績 啓請仍任推考兵使壬戌春三南民不堪還穀之弊所

在羣起燒殺吏香驅逐長吏 朝廷憂之設厘正廳議抹其弊 上
臨軒親策發問于中外臣庶公應旨對畧曰今舉國三政毛髮俱病
死在呼吸抹弊之道宜在執其本而得其要領耳何謂本也科宦清
濫奔競成風苞苴公行剝割恣意不知節用之為愛民專務奢侈而
病國此弊之本也何謂要領藩閫字牧之任惟賢是擇使之懷保赤
子務固邦本則三政自當各得其宜此抹弊之要領也夫抹病先治
其本防水先塞其源今三政之策特抹其末防其流而已况國家昇
平日久恬嬉成習以至無政不弊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欲倉卒矯
抹臣恐擾民反有浮於三南之聞矣夫人主朝廷之本朝廷萬民之
本伏願 殿下先自 聖躬惡衣菲食勿御私供省雜汰冗爵賞勿
濫雖值 邦慶恩科勿數謹斥臟污終身勿赦晉接賢士婦寺勿狎

則形端表正風行草偃萬民歸仁三政之弊將不抹而自舉矣時按
覈使朴公珪壽聞朝廷議變三政亦歎曰人存則政舉千年舊法何
可一朝更盡乎吾恐動而無成愈失民望也蓋老成之見不謀而同
有如此者是年以左部千總遞歸 今上甲子用備邊司薦拜濟州
牧使七月大風雨全島失稔公捐俸米二千石又竭力籌財所賑活
為九萬六百餘人賑畢招頭民千餘人設宴望京樓命酒而諭之曰
聖上移粟蠲帑拯汝輩於溝壑之中此恩與天無極汝皆知之乎
衆皆北向稽首又曰何以報之皆逡巡未有以對又曰當為汝告報
之方毋遊汝手毋惰汝躬克勤克敏以趨汝功近天之祥歲用屢
豐毋俾艱食致憂于公乃所以報恩也皆應曰諾又曰和汝室家睦
汝隣比毋蹈匪義以干有司乃所以報 恩也皆應曰諾又曰 上

有教令母貳汝聽 上有事役母愛汝力不識不知惟 上命是隨
乃所以報 恩也皆應曰諾於是衆莫不歡忻鼓舞而退按管下守
令黜貪寢廉一境肅然明學校之政躬率而誘掖之島民始知有儒
者事丕變榛狂之俗丙寅以同副承旨 召還是年秋洋夷陷江華
時民不見兵者數百年猝聞寇警皆怙怙不自保 朝廷設巡撫營
以公爲千總領先鋒禦之 大院君親臨犒師公曰軍中以和爲貴
願使諸將勿生歧貳共濟大事又曰楊根李掌令某之師也今將承
召而至山林讀書之士豈有目前奇策可以破賊者乎所奏恐不
出治本二字乞勿歸迂遠優禮容之遂行軍容整肅所至招諭散民
俾各安堵親製檄諭賊以大義奉常奉事韓聖根伏兵于文殊山城
敗遁忽大霧賊不得追公夜登水諭峴設疑兵以誑賊賊放大砲飛

彈過頂光芒奪目衆皆失色公言笑自若至德浦相埋砲形復默禱
于江神忽見鼎足山城突兀天半如平生親友舉手相招問知其天
險可據喜曰此吾殲賊之地也乃率五百餘人各持二日糧乘船欲
渡中軍以大院君命致書使回軍公不從衆疑懼不欲渡公曰賊據
沁有日矣我軍尚未窺沁一步地何以歸面吾 君乃拔劔誓曰恟
兵雖十萬無用汝等皆去吾獨渡也衆乃渡入據山城僧徒迎告曰
昨有賊徒入城周視意甚樂飲酒而去意者其復來乎卽夜部分諸
隊守堞使李濂伏東門金沂明伏南門天大明賊果至東南門伏發
自辰至未鏖戰賊酋鞭馬而前躍而墜有能東語者曰不可爲也遂
遁遂殺百餘人俱獲其兵仗我軍死傷者四人公枕屍而慟吮其創
血一軍爲之感動翌日江華城中賊亦退公入城撫慰士女歡呼塞

道軍不得前捷聞卽軍中起拜漢城左尹親校黃鍾浩書示口不言
平吳二字公笑頷之曰是吾意也遂上疏辭畧曰指揮節制受於主
將贊劃奮戰出於諸校臣不能殲滅醜類使一艦不返是臣之罪也
功於何有益始出軍以和同調劑為憂先見果有在而及功已成不
能無枝忌者然殊不知公心固淡如也軍還授副總管遍歷摠戎鎮
撫御營禁衛諸營中軍已巳以左承旨兼司贖院副提調是歲冬出
為黃海兵使壬申秩滿以軍民之情加任一年癸酉正月內移同義
禁六月擢拜御營大將陞資憲大夫知三軍府事差政府堂上尋知
訓練院事兼左捕將乙亥拜刑曹判書禁衛大將庚辰拜工曹判書
乙酉以相帥臣父年七十陞資正憲丁亥除督鍊使以病遞自癸酉
丙移以後爵位日隆官不離身然實無與於事晚年見時局日艱憂

形於色常願速死戊子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家壽七十三公
嘗言我本寒士死後必用木綿衣殮之至是子弟從其治令己丑二
月二十二日葬于果川南面富谷癸坐之原配貞夫人固城李氏郡
守行儉之女貞淑有度御下治家規矩斬然無育取弟 贈參判
勉洙之子柱顯為嗣武科漢城左尹庶子柱謙前吏文學官柱顯三
子長景煥今宣傳官次昇煥庶子最煥柱謙二男長普煥次幼公天
姿近道孝於親睦於族忠國愛 君出於至誠早逢賢師聞為學之
方卓然有以自立而為祿養改業非其志也雖從事於蘇韋之間動
遵禮法恬謹自持及貴愈自謙抑終日獨坐手一卷書默識其疑質
於儒生學者雖賤且少不拘焉望之若蕭然一寒士也至其執守有
萬夫不拔之勇方其自通津入據鼎足也答其子左尹書曰吾決死

已久何必多言汝須勤讀書善養兩慈從任柱石寄衣且責其無書
公答曰吾上馬忘家出城忘身所以無書也今將渡海誓不生還遂
棄衣而起丙寅以後 國家多變士大夫多送眷鄉第者公獨不為
之動曰吾家受國厚恩不幸則闔門同死可也何以送為將號令
嚴明儒雅整暇有郤穀祭遵之風為官以教化為先未嘗違道干譽
至為民除害如拯焚拯溺不為勢屈不為利誘其在黃州時有奉當
路書來者謀侵富民公杖而逐之為捕將有民訴其婦為勢僧所奪
公杖殺其二僧並毀僧寮武衛營親軍恃 恩橫恣公以御將頌其
布一卒志布有汙裂而投之公即收殺之此皆人所難行而公處之
不疑後亦無事蓋至誠大公有足以孚於上下雖死者之家亦不敢
怨也壬午之變亂軍打毀諸帥第至公所居前隊既入門乃覺驚曰

此梁大將宅也麾衆而退南里人至今道其事為文章詞理瞻暢雖
尋常題判皆可傳誦常以祿之未逮學之未終為沒身恨其祭李先
生文曰坐於家貧親老不能堅苦卒業竟乃箕裘是襲奔走世故思
得升斗之祿用代負米遂至久辭門墻而祿亦不逮其養進無裨補
於國退失先人期望力不從心孤負先生之至意尚以存心行己不
敢不自勉當官奉職不敢不盡心冀免大戾於是皆先生之賜也此
可以見公平生之志也公未貴時柅溪尹公定鉉一見亟重之嘗與
人書曰某吾之畏友也進善李公象秀布衣交也嘗曰吾獨信某之
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二公世之篤論君子也皆卒先於公而推許如
此蓋不待蓋棺而論定者也允素不識公丙子春日本兵艦入江華
要盟朝野憂懼公時任禁衛大將辟允為從事即往投謁公謂之曰

公知相屈之意乎若 國家有難欲與之同死也寇退又謂曰老夫
不久於世身後文字之托願以累公允輒辭不敢然心感知遇未嘗
一日忘于中矣癸巳秋自沔川謫所蒙還桑梓過都城南門外公之
季子柱謙甫抱家狀來見曰吾先君捐館已六年于茲矣狀德之文
未有修正曾有先君之遺意在焉惟公圖之允盥讀虛唏而復曰我
公之德之功赫然塗人耳目不待狀而可傳於後世然公之平日出
處言動無一不由本原中來其立奇勲保晚節亦本原中一事耳是
以世之尚論者以公為功不掩其德豈過語哉謹依原狀為之撰次
而歸之

謚狀一

從氏翠堂公謚狀

公姓金氏諱晚植字大卿初字器卿號翠堂清恩君諱益鼎第四子
也妣貞夫人潘南朴氏已上世德具載清恩君墓銘 純祖甲午五月一日生公

于楊根歸歟里與叔兄心研公學生而後半時故序居第四幼而凝
重不好嬉戲若老成人同侪諸伴爭長較短公獨屏一處泊然若不
聞者同伴呼為大樹將軍十九赴庠試二十六拔解辛酉中應製進
士己巳中庭試文科通歷三司庚午除龍岡縣令壬申除司僕正舍
人檢詳戊寅除侍講院弼善五月以 哲仁王后國葬都監都廳陞
通政拜同副承旨工曹參議八月充日本修信副使兼全權副官壬
午復命除參議交涉通商事務充保定府副候官還拜大司成兼輔
德陞嘉善除協辦交涉通商事務歷拜漢城右尹同義禁同春秋同
經筵同中樞禮曹吏曹參判甲申陞資憲除知春秋充冬至兼謝恩

謚狀

謚狀

謚狀

謚狀

使乙酉復命歷拜諸曹判書知經筵春秋義禁府同成均 宗廟社稷提調大司憲左右參贊漢城判尹丙戌差全權大臣定法國和約戊子考試一所監試會試及慶科庭試己丑知敦寧分內醫提調庚寅加正憲階甲午夏除平安監司乙未以病遞還此是公復歷之大槩也甲申十月公奉使清之命未發而事變作時隣好已絕舉國驚懼廟議欲去邠一日 上召允植面諭曰此時 廟主不可輕托遍察在朝之臣老成忠實無如卿兄卿宜以此意傳之且授一封書允植退與公開視則 玉手親書 宗廟提調今晚植七字也另書一行曰國事至此不可無緩急之計托卿以此任卿其欵我欵後事得平和公亦出疆至中途上疏封還時閱泳翊遊覽清國路由兩西到灣府揆知公之在途清慎以封書極陳西道民情薦公以西藩之

任比公復命藩任之說喧藉而命不時下左右有為公謀忠者曰近來使臣復命皆有所獻之物公若隨俗藩任可圖也公曰吾持鞭而來無可獻之物且用舍在 聖簡何敢以賄求用乎竟不聽開國五百三年甲午之夏六月清兵據平壤被日兵所圍內外斷絕道路不通公於是時被關西按察之命親戚知舊皆為公危之公慨然登途畧無難色前至黃州阻兵不得進寓于正方山城署兩極備資糧且乏困苦難名而自西來者傳聞不一物情洵懼禍裨從行之人舉多托故辭去者公皆夷然聽之至八月清師敗退日兵據平壤兵燹之餘人民逃竄殆盡公以一馬一僕來赴於蕩殘之餘營壁之間遺骸狼藉街巷之際鬼燐閃爍鷄犬不聞人烟莫絕公命殘卒遺民收斂掩燭燒滌汙穢拊循招徠流散者稍稍還集而見其家屋殘破滿目

愁慘又無修葺之方舉欲散去公誠心慰撫且捐其廩俸招募工匠
葺其破戶補其壞壁民始感喜還者日衆時日本陸軍大將山縣有
朋駐兵城內將進攻遼瀋軍械資糧無慮數百萬荷委地方官以運
輸之事公與其將官約定雇金廣募人夫牛馬且飭沿路郡邑稅到
信地嚴禁叩留雇金之弊民皆爭輸而無沉滯之患錢貨流通西民
稍蘇日陣通譯及使喚者皆東萊釜山之莠民也藉其勢力流毒民
間且種種滋事於彼我之間幾至失和公命執其最甚者三人數其
罪而囚之一城人心惶恟若將有不測禍變至有荷擔而去者日陣
譯差絡繹來嚇以妨害軍事墮損交誼公笑答曰若不誅此輩則兩
國交誼無以得全貴陣威信亦墮矣竟命戮於市日將亦無言民心
大悅於是激濁揚清剔弊補漏守令謀報及吏民言事苟利於民無

不立從亂後全省復得蘇完寔公之力也在任一年以勞瘁得風痺
證昇還京第自是閉門調病凡有除拜皆不能就職光武五年辛丑
正月初六日考終于京城齋洞第壽僅六十七是年正月二十五日
葬于楊州加五里良坐之原配楊州趙氏縣監有淳之女右相忠正
公秉世之妹也先公三十七年甲子卒后配恩津宋氏柱成之女俱
無育取族人忠植之子裕章為嗣官至度支主事早歿生一男一女
並幼公頽然豐哲音吐洪亮望之儼然若不可狎即之談笑樂易和
氣滿室性寬厚而能容物雖被呵斥人無怨者公兄弟五人伯氏出
奉忠翼公祀仲叔季氏皆有英材篤行而不幸早世清恩公及夫人
高年在堂公獨侍側洞洞屬屬左右服勤年至五十未嘗析產而居
官俸所得悉納庭闈無一私貯必稟承親志然後用之公與心研公

同時生而事之極其敬愛如溫公之於伯康疾病藥餌必躬自執勞及卒公慟甚曰人以兄弟之喪謂之割半吾直喪吾已矣從子裕平早孤靡托公撫養之恩若已出已卯丁憂服闋後始攜眷入京供職而鄉中大小家一應調度皆自京辦送壬甲以後時局大變在朝者皆得黨派之目公無所偏倚嘗議獨不及焉嘗再使清國一使日本常以清儉率下外國珍玩之物一不買入故所居斫几蕭然不變寒素之舊與人言披露心肝得其歡心然却憂深思遠宴居常有不怡之色自日本還謂從子裕定曰吾觀日本之政治修明紀綱振肅尚武鍊兵有蒸蒸日上之勢與其官憲造次談話必勸我以絕清自主之事我若善用其機則國之幸福不然將來之憂未可既也臨終憂念國事申申如囑言而終不及家事嗚呼賢哉允植於公少一年而

自幼聯袂而寢同食而學科甲次第官宦履歷畧相先後中年以後常在患難之中公知時事之不可為未嘗以身試驗故禍患不及於身允植冥行槌植招人訾謗公常哀而戒之曰君似遇而實不過事必無成宜存猿亭之戒猿亭詩云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蓋知士禍之將作也允植溪服其言而不能早泊嗚呼負公多矣公即世後十年尚未有狀德之文顧今年輩耆宿凋謝殆盡知公之沒莫如允植不敢以同堂之嫌掩其懿德謹撫其事實撰次如右告于太常氏

遺事八

家中舊聞

辛丑年六月廿日不肖早孤未諳家中故事今謫居海島五

置置中以示後承六世以上載於世乘及國史故不錄曾祖以下

五世祖考繕工副正 贈吏曹參判府君少孤多依伯姊靈城君朴

遺事

遺事

遺事

遺事

公文秀之夫人及長樂善好賢居官清白屢典州郡所至皆有聲績
立石頌之與櫟泉漢湖兩先生為道義之交始終無替命其二子往
學焉今有櫟泉書蹟數十本藏于家

高祖考高靈縣監府君與其弟瑞興公受業于櫟泉漢湖之門長頎
然白哲疎眉德性渾厚而內實剛方莅高靈時有奸猾吏犯巨逋府
君按之斃於杖下其子五人皆凶悍走入京鳴冤蹕路聲稱濫殺時
莫廟最重濫殺之法將置府君極典舉家惶怖莫知所為參奉府
君以血書籲冤卒得減死定配于康津郡

曾祖考 贈奎章閣提學府君孝友樂易風致豪爽當高靈府君對
簿之時事將不測府君欲以血書籲冤積瘁之餘割數指並無血號
泣固措有僕春成者從徬進曰小人之血獨不可用于搢袖剝腕血

下盈碗遂蘸筆書原情上之竟蒙減死康津定配之典府君亦陪往
焉時家計備落初以白川郡有薄庄舉家就食既又移寓于結城縣
蓋依曾祖妣李氏親庭也府君不以家事為念常侍謫所不離左右
高靈府君悶其幽鬱時命遊覽海山遂縱觀頭流日出之勝所至詩
草盈箱及解配陪還而又苦風霜又傷於瘴霧竟不得壽嗚呼痛哉
府君下世之日其僕春成號痛嘔血而死所乘馬亦不食自斃自是
每值府君忌辰別設酒食于廡廡又置草料于廐祭僕馬終王考府
君之世府君號陶陶軒有陶陶軒集若干卷陶陶軒遊覽錄若干卷
藏于家

王考 贈大提學府君性耿介仁恕少負經世之才雖居窮處約常
懷利物之心讀書不求文彩惟義理所在秉執不撓夢梧相公深重

之嘗入對 正廟上問他日有誰可以擔負義理者公對曰在朝惟沈煥之在野惟金某其人也 上曰吾稔知金某之可用然未識其文學何如耳遂命製進三禮圖跋府君承命製進 上覽畢以御筆攙改數處命還藏于家自是大有登庸之意每出科令輒屬意於府君一日府君入場聞御題先漏遂懷卷不呈而退一日又入場有親知來密告曰今日之科非君則我府君遂讓之而出如是凡三次竟不中科雖身在布韋而名震一世為持人所忌退居于豆湖之四宜亭湖上有讀書堂舊日翰林賜暇讀書處也內多秘府書籍一日堂失火府君督村人先搬書籍移於他所 上聞報大驚曰堂不足惜奈書籍何既而曰彼有救書之人非所慮也命掖隸馳馬往探及回奏果然其受知之淡如此及 正廟賓天府君因廢科不赴絕意榮

進並謝交遊辛丑時事大變府君出其所著文字及往復書翰盡付於炎闔家待變而竟得無事者以府君不登朝籍且晚年韜晦之故也然自是兩世五六十年為當路者所陰錮門戶寂寞與遇禍家實無異焉時繼祖妣李氏在堂又與孀姑弟妹同居一室家無隔宿之糧而食指衆多所需衣糧及婚喪大事皆仰於府君府君竭力拊擋不至乏事處心均平調劑酸醎不有私財先人後己家衆無不悅服忘其貧窶之為病也居家百度井井有條理推至里中事務凡府君所經手皆有成規豆湖民以販柴為業每當艱泊時負者駢填互相擠推多致毆傷府君為之立規使依次搬柴至今遵行謂之四宜亭節目府君最重宗法宗孫及婦雖服盡必行袒免之服時歸川大宗外庭孤弱戚里有得罪於名義者欲與宗孫為婚以掩其累以 上

命敦迫門長使之主婚舉家惶懼莫敢異議至有慇懃勸成者府君獨昌言拒絕竟破其婚後以府君第二子清恩君入後大宗辛巳秋疹疾大行府君以火酒及牛肉能勝疹氣家釀火酒買牛宰之分饋村人多得濟活而府君以是疾終痛矣痛矣雙女者祖妣黃氏婢也性質直忠於所事祖妣少時被冢內尊黨所忌讒間而幽之冷房絕其飲食家人莫敢救獨雙女涕泣誓死百方救護潛買餅餌納之窗隙諸如此類甚多祖妣之獲濟則雙女之力也至年老而向上梁篤語先考兄弟必爾汝之每及當時事輒嗚咽不已年六十餘歿祖考為給衣衾板材而厚葬之命先考兄弟備奠往祭之以酬其恩先考 贈大提學府君性仁孝事親以誠不見於色祖考素患積氣房冷則肆府君手持一索入山拾松葉包裹以歸朝夕親燒房使溫

清得中一日大雪尺餘夜濃不歸家人四出尋覓老婢雙女年六十餘匍匐上山每遇巖石稍凸處輒號哭披雪曰我家郎君在此乎鷄鳴雪止府君自巖間攜柴一擔而歸聞者莫不感歎府君丁家運之極否喪禍之餘家貧如洗又連值九年大歉殆不自支者數矣而猶不懈於奉先之節每得飯米與先妣盥手導擇而藏之以供祭祀府君常以之嗣為憂晚年始生不肖至五六歲府君手書尚書禹貢篇孟子黻黼章及周興嗣千字文授之皆能上口府君甚喜之常謂弟清恩府君曰吾家香火之托只有此兒江村質質不可以養兒孫汝其率去與諸侄兒同塾讀書庶有成就之望逮壬寅春冬不肖獲罪於天疊遭兩喪嗚呼痛哉癸卯春奉靈筵與二姊一婢名吾就依叔父母于歸川叔父母撫愛鞠育過於諸子三十年不離膝下幾忘孤

露之苦矣

貞敬夫人尹氏遺事

夫人尹氏坡平人石門先生諱鳳五之五世孫祖郡守庠一考學生
妣南陽洪氏英變之女父母俱有至行以孝稱於宗黨間不幸蚤
歿 純祖甲午十一月初二日夫人生于京城西部盤松坊四歲而
孤育于外祖母金氏性婉順與物無忤又善忍耐寒不覓衣飢不索
哺蓋自幼天性然也十七歸于余余時在楊根清恩公第舅姑亦俱
已事叔舅姑如舅姑叔舅姑撫愛恩遇過於諸子婦族大母申夫人
尤鍾愛之常曰得婦如尹氏女其家安有不昌者乎癸酉夏余攜眷
入京家于壯洞毓祥宮備八年食貧無戚戚之容庚辰余除順天將
率眷赴任問債帳幾何曰無余曰雖然豈無用處遂以萬錢分給隣

里親知其清灑如此到郡不通干謁不納私饋清淨如在家時辛巳
遞歸移居于諫洞之第余以領選使赴天津將有數年之阻夫人夷
然不示悵別之色曰夫子有四方之志此行固其志也願努力 王
事無以妻孥為念壬午軍變訛言日起聲言奉使在外之家必不得
免人多勸避夫人不為動曰我家無罪豈有玉石俱焚之理于是年
秋余隨軍東還患難之餘家眾團聚歡甚然夫人已得病羸瘁時事
務冗繁食指猥多屋窳不能容買新屋于安國洞夫人堅不欲移曰
此已足矣何以廣為既而為家眾所逼不得已移居常悒悒不怡癸
未病劇 上問裕曾年紀於侍臣對曰二十二 上曰可以仕矣欲
官之余欲慰病懷從容語及之夫人愀然不樂曰夫子既無功驟進
兒又服官太早禍不遠矣何不惜福留餘地乎余為之悚然力辭得

免是年七月二十六日不起年僅五十葬于楊州月谷先塋下迨
贈貞敬夫人生一男二女男裕曾後官至參書娶恩津宋氏參議綺
老之女繼娶德水張氏黥之女女長適南陽洪思弼文科侍讀次適
延安李教宰主事夫人三十以前直柔婉而已三十以後性却方嚴
剛正人不敢干以非義教子女御婢僕森整有法度不作不經之事
不受無名之餽不喜遊嬉不蓄玩好每婦女之會言笑啞啞道人唯
黃夫人手執一片絮襖然若無聞也嘗以不逮舅姑為至恨移孝於
奉先之節極其誠敬族親婢僕輩或有夤緣干囑者雖小事必嚴辭
斥之曰此非婦人之所可與也親黨有被人論劾罷官者夫人但傷
歎而不怨劾者其持心公正如此世俗嫁女裝送甚盛又以衣裳酒
食饋遺相續至鬻田產以博其舅家之歡夫人獨深非之曰女自有

夫家父母私恩不可數得豈可終身為婿家之役乎嘗值其生日子
婦之親家依俗例盛備酒席而進之夫人麾之勿令入門曰此非吾
家之規但使新婦孝順吾心即安何必效俗例乎性不信鬼神祿祥
之事嘗夜坐有嘯于庭廡之間者傷人皆懼夫人曰安有鬼耶審聽
之乃微笑曰鬼亦能嘯乎鷄登時而鳴犬嗥如人人皆以為不祥夫
人曰此鷄狗之病於人何有哉後亦無驗其子女亦習於聞見斥巫
覡戎遊蕩恥干囑絕技求隨遇安貧不慕人之富貴皆夫人之教也
壬午東援諸將聞夫人之風莫不賢之及沒周馥玉山吳長慶筱軒
及其幕友張竊李直等皆有輓聯袁世凱慰庭為之述行錄

家藏參書遺事 己酉

金裕曾字景魯清風人中樞院議長允植之子也母尹夫人嘗夢異

獸如熊羆入懷而有娠 哲宗壬戌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楊根歸
川之天雲樓從祖清恩府君撫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遂命小字
曰千駒幼而樸鈍其命名與字蓋取曾子之魯也號曰政齋亦不肖
者故而及之意也及長識解明達秉執堅確平生少許可不妄交遊
先行後言貞信自守儕友皆敬而愛之性不說隨疾惡如讐人有過
面責不少假貸然不向人揚之故人無憾意壬申隨余入京學于壯
洞私塾十六歲丁丑妻俞于懷德宋參議綺老之門庚辰隨余往順
天任所辛巳余以領選使赴天津兒守諫洞新第自是專幹家務持
身儉約處事周密婢僕皆凜遵其規其婦宋氏亦賢孝家人咸宜之
壬午余東還所帶機務處職務殷繁非徒家事無可顧之暇又兼沁
營親軍之務文簿堆積無以領畧兒從傍究閱悉得其要領每有疑

詢輒為之條陳補余不逮將吏之能否皆默識之遇有任使取決於
兒各適其宜後任兵判廣留時亦然 太皇帝常俯詢兒名于侍臣
欲官之時尹夫人卧病在床余為道其事欲慰病心夫人慨然不樂
曰兒年尚幼何以服官且夫君既無功驟進兒又早官非家門之福
余感其言力辭寢其命癸未秋丁尹夫人憂自是連服齊衰三年而
降暮者三實具三年之體者再憂患連綿喪禍荐疊兒素有積氣勞
瘁備至遂成痼疾丁亥夏余以罪謫居汧川自是父子睽離者前後
二十餘年家素清貧又無官業徒以制節謹度堅忍耐苦家衆賴以
得濟謫居不至絕糧甘旨時物隨便相續宗黨婚喪隨力捐助亦未
嘗向人說貧雖家人亦不知其不堪之憂也庚寅余自靈塔移寓於
山下花井里兒攜婦來會

時前娶宋氏已亡今數年離居之餘家眷
來會者繼娶張氏也

復團聚兒為之治第詩花種蔬釀酒蓄果時邀耆老詩伴登山臨水
以慰余心甲午夏京中時事大變余以外務督辦兼任沁留承 召
赴闕舉家還京是年兒始筮仕拜翊衛司洗馬陞副率侍直翊贊時
國事艱危憂虞溢目如在刀山鋏水之間父子退公常相對憂歎乙
未臘月時局又大變政府顛覆余免官屏處郊外日夕待變兒亦出
為 永陵參奉辭遞光武丁酉冬臺章復發禍幾不測幸蒙減死
恩謹濟州流終身之典兒為之做裝辦費奔走殫竭從兄翠堂公歎
曰丁酉山詩云獨有一子孝真此兒之謂也自是父子又分張居濟
州五年智島七年之間京鄉調度益窶乏兒竭力拊擋節衣貶食爇
嘗無闕其間又容其婦張氏及幼子沁得與德室母子家眷又一空
矣每從郵使付書家中細事及時毛織悉無遺聯篇累牘瞭如目擊

其筆札工妙辭意明晰雖倉黃急遽中無潦草之跡道遠不能數來
每歲十月趁余生朝必自京來會醵酒炙肉與賓客共樂之每值天
寒風高歸期甚迫余促令回程輒遲遲不能決拖至四五十日依依
不忍舍去也癸卯春有一姻戚自日本遊歷歸留宿於家有人証告
與國事犯相通滯囚監獄驗之無實猶閱六箇月始放方入獄時內
外不通人皆危之兒動止如常無一語自明獄吏皆敬重之不敢侮
虐是年冬來省于智島余握手悲喜曰不圖復見汝面也未幾急電
自京來到以乙未舊案禍機復張滿朝聲討朝夕將有拿命或有後
命未可知也兒惶怖相守不欲去余謂曰去矣無恐也人言太不稱
情非真有欲殺之心意者其間有曉蹊乎既而風波果息至隆熙元
年丁未夏余蒙宥還京城翼洞之第父子復得相聚兒喜謂人曰吾

亦有奉晨昏之日雖死無恨內部大臣任善準素重兒才辟為內部
書記官兼文書課長戊申任君遷度支又辟為秘書官兒又病咳嗽
瘦削日甚猶力疾視事時百度實張索贖甚繁兒綜理微密事無遺
滯是年六月余奉使日本八月復命兒猶課日任進至冬病轉深不
能振作益屢年積瘁憂勞仍成肺病醫士安商浩診之曰肺蟲已生
無藥可治連用本國醫方以補元氣奈本源已削藥不能救已酉春
病篤貼身床褥昏昏厭人長女洪室聞其弟病來視之兒回顧曰姊
來乎喜動顏色自是令其姊日夜撫摩曰我心甚安獨不見季姊也
竟於是年三月二十六日辰時不起得年僅四十八將死之夕余問
立後事兒曰鳳壽後改可翌日馳書告訃于從侄裕定天安財務署
任所得其回答遂以裕定之次子鳳壽為嗣是年四月初三日葬于

楊州之平邱先塋前娶 贈淑夫人恩津宋氏繼娶 贈淑夫人德
水張氏俱已先亡各窆于月谷先塋至是改葬合窆于平邱無子惟
張氏有二女尚幼嗚呼痛哉惜哉兒骨格森聳動止不苟人以為有
壽相謹慎持重寡言笑居家肅然妻妾不敢褻兒女不敢仰視平生
畏約愁懾然不形於色處之夷然性正直無私不喜面諛陰陽巫祝
蠟貌危言之人望之而色沮不敢送辭為人謀忠必有終始治家規
模井井尤善於保守余離家多年意謂家中舊物殆無存者及還見
書籍器服一如數十年前出門時雖敝筭缺壺皆有簿記藏之卧病
垂死口不能言猶處理家事纖毫不漏自傷先死貽累於父戚戚然
動于顏色屢發歎歎嗚呼大命在即而猶顧戀老父豈不傷哉嘗隨
從叔翠堂公西遊天津及還人問東局事答曰曩吾亦謂天津武備

足以禦侮今觀之徒費財耳雖有利器無可用之人與無器何異哉
人曰我國何如曰我國素無武備今之患不在武備患無信耳無信
無備何以爲國吾不知祝駕之所也其後東洋禍敗皆如其言凡事
熟慮而後行可行而後言所相識者有疑事多來取質曰與政君論
事鮮有敗夫爲文不修篇章條理明切近適當筆摸顏魯公筆位
帖字畫典雅而未嘗爲人揮灑又無收拾之兒孫故身後遺蹟蕩然
無存余使家人揭取楹聯壁帖若干字及所書詩經書札各若干幅
載之於帖又聚知舊相愛者及當世能文之士輓誄哀辭追悼之作
別爲一帖屬麒麟壽藏之嗚呼吾兒生遭險釁倥傯困苦不能展其志
業寥寥不朽之資乃止於斯豈不哀哉卒哭之夜耿耿無寐陳跡森
羅不忍泯沒燈下胡草畧述其生長時事嗚呼父而譽子乃癡人之

事吾真癡人乎哉蓋亦不得已也

趙忠定公寵熙逸事 庚戌

國家失治五十年忠臣志士憂憤時事欲揮戈挽日投木填海功緒
未就惡名先加駢首就戮莫能自明上下黷昧忠逆倒置世人亦莫
知其端此有識之士所以叩心推背歎息而痛恨者也如故忠定公
趙寵熙功緒可謂就矣挽日填海之志可謂遂矣奈之何忠勳未彰
奇禍先罹抱冤九泉之下無一人如朱勃之追訟者豈不可恨哉粵
在乙酉春奸細輩矯命締約密請保護於某國滔天之禍迫在朝夕
而舉國懵然不知並不知保護之有何等關係文武恬戲向向相樂
公以微末部官慨然發憤發其機秘之謀揭其陰私之窟明張聲討
以喚醒一世之耳目於是約各國無不知之或飛電來訊或派艦

據要海內為之譁然而情狀披露奸謀遂沮是時余在統理衙門聲
明各國自今交涉外國非有本衙門調印認以無效蓋自是宵小不
得售奸而怨毒於公亦深矣嗚呼公以一身為犧牲保有國家數十
年自主之權其卓節偉功如彼章章而竟為奸細輩中傷身名俱滅
使後之人不知由壞徒薪之為上功豈不重可傷哉余目擊當時事
今年老垂死不忍終默畧記所見書付公侄今農相重應君以示公
之子孫

祭文

共二十四
錄十九

祭鳳棲先生文 己未

嗚呼哀哉先生處世一何厄也夫道有興廢時有盛衰倡之於已廢
之後易救之於將廢之日難已廢之後懲艾已久人心思善如有一

言之倡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此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日也將廢
之日始悔已久人心思新雖有一言之救人皆擲榆望望而去適足
以驅之而已此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日也先生處將廢之日懷
匡救之志慰譬誘掖人不入其彀激昂奮發人不從其後孳孳矻矻
四十餘年顧影獨立誰與為伍其所以腐心腸費唇舌而苦不知止
者乃欲拯救於陷溺耳何期反以此見笑於人而適足為驅之之資
耶嗚呼痛哉某年冬北山下諸益夜會於安坐室小子亦參其末焉
及歸秉燭先後出門先生送之至戶凝望良久歎曰嗟乎吾獨不得
如是耶此言蓋悶近日學者之無朋也今先生已沒而向日夜會之
人又落落而不易合矣嗚呼哀哉先生之靈其在與否未可知也先
生之心耿耿不滅千萬世之後如有得聖人之道而傳于世者先生

亦必欣豫於冥冥矣嗚呼痛哉

祭從氏心研公文 丙寅

維歲次丙寅六月某日從弟允植謹操文哭奠于先從氏心研公之靈几曰嗚呼哀哉自兄卽世轉輾況思究兄所以不得其壽者追恨無窮兄何不賦性忍戾忤賢拂親貪鄙自好而不顧人之言至于年老氣衰輔之以衆子孫而門戶既成乃能勉強下性反得良善之目世之人多有如此者使兄若是吾輩晚年湛樂不猶愈於良朋友乎兄何不結其聰明情其精力言未必信行未必修使父母不足愛也兄弟不足敬也朋友不足信也婢僕不足慕也生而憤憤不足爲有無沒而泯泯不足嘆惜也乎兄何不捨其冰蘖混其泥醴殺廉毀防飾其衣馬以嚮於當世市交之門庶幾幸沾一錄否則或有知世間

有某人者猶愈於寂寞良已乎嗚呼自兄得病嘗小心攝養凡害於病者不敢涉也擇坐而徐行計起而飯調氣而眠喜怒不極其情口不近嚙切之物者四年盛夏閉戶不敢受風者殆將十年備嘗人之所不堪之苦而卒不免短促以逝嗚呼兄何不早馳騫於聲色酒食之場恣情究欲以盡人世之可樂耶嗚呼仲氏歿而兄病添季氏歿而兄病劇兄何爲徒慕至人之養生而不能學至人之曠達理遣耶嗚呼使兄忍戾必壽憤憤必壽冒廉必壽恣縱必壽曠達必壽有此五必壽而兄不學爲者以有天賦之美不自能變而天又不助成其美摧而殘之抑又何哉兄之不有此五者君子之所不恨而弟獨恨之身孤而望切情至而辭苦望切而意難窮辭苦而無所裁嗚呼六月徂暑炎風始發幄帷飄揚啓戶伊憂我適自南亦既踰月庶幾執

手勞苦叙闊邈無聞知陳辭何為死者長逝生者長悲嗚呼痛哉尚饗

祭金雪巢子鶴遠文丁卯

嗚呼雪巢子常欲得死所而死矣而今乃死於牖下乎吾於今之世得彷彿乎古之人者惟公而已公今果作古之人也嗚呼惜哉雪巢子吾始與公結識於星山方其才富氣銳爭名鬪藝於刻燭之場與人言不相下翹翹自好吾以為科目中人也及乎旅食漢師余從兄學海公延致家塾盡出其所藏書籍恣其揆搜日夜孜孜殆忘寢食凡一閱者終身不忘下筆頃刻易數十紙於詩文尤推東國先輩以為氣力敦厚此感世之作也明季以來中州作者非不淘洗精新觀其趣亦衰世也捨此而從彼者不亦惑乎吾於是以公為博學能文

之士也既而介余遊於稷下俞先生之門與俞門諸益相友講討四子之書公於是書所嘗日夕誦肄者也獨未試其踐履之工耳自是粹然以為己為歸不復以他事嬰其心焉吾於是以公為學問之士也及夫焚藁廢舉歸家養親足不及城闕者殆十餘年至性篤行聞於鄉里以暇日授徒必先教其為人之方學者爭奮焉隣宰有瘦軟曠職而不能去者得公一言而解紱壬戌春嶺湖間民擾煽起人無賢愚皆不得免為公獨晏然不為之動曉譬隣里隣里亦恃公以安乙丑夏有皇廟撤額之命公聞之痛哭自嶺至湖為文以祭于華陽書院題詩八截于洞門辭皆悽愴危激見者莫不吐舌焉嗚呼吾每見世之人言行相近者百無一焉獨察公之所為其行常在言先言而無實者恥之若撻之於市故其行綽然而不苟傲然而可復如公

者豈可謂今世之人乎哉吾於是以公為古之人也嗚呼吾與公地
隔三省山川間之歲一有假每致手書規勉忠厚良至雖未能萬一
副其言然於吾心常切敬畏如在左右而惻惻切切焉而今以後更
不可得聞矣嗚呼哀哉雪巢子學吾可勉惟子之博識吾可及惟子
之卓志吾可勵惟子之確董生稱孝老死貧窮叔度汪汪不聞其終
人以地晦青雲莫附伯道無嗣抑又何故望廬未撤城隅先崩其人
如玉在彼中陵善不可勸惡不可懲公蹟可傳誰復記載我以文哭
庶見其樂嗚呼痛哉

祭族大母淑夫人申氏文

嗚呼小子鮮民之幸生者也昔我先王母下世後三十有二年而小
子生生八歲而遂失怙恃癸卯春歸于我仲父隨二姊從一婢筮杖

而入門羸悴零丁貌不似人大母一見而憐之置之諸孫之列自是
撫養如一恩意備至而小子亦得日夕承歡怡怡融融渾然忘其孤
露之苦也及至長而有室有子未嘗不喜動于色曰汝家將興矣又
曰汝宜速興汝家吾安得見汝之成立也小子有疾病行役輒致憂
勞夜不能寐推是念也至於妻孥亦皆由施慈覆無所不至往往出
於諸孫若諸孫婦之右雖婢僕輩竊相異之然亦帖然無間語也嗚
呼承受是恩將何以仰報惟有暗祝無疆之壽而已天不鑑誠遽有
今日大母之享年為八旬有四而小子之得侍膝下為二十有五年
則小子於此夫何慊何恨之有但歲月既多受恩彌深使小子念祖
父母父母之恩索然而若忘念大母之恩淪肥浹髓雖欲忘之不可
得也嗚呼大母自入我大宗之後扶危興衰功德至著也至若庇養

小子豈足以增其懿德哉雖然此實人人之所難為而人人之所難得者也夫人人之所難為者大母既施之於小子矣夫人人之所難得者以小子之鮮民無祿而得之於大母抑又何福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武壯公吳長慶文中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日朝鮮某官某等謹具菲薄之奠哭告于故建威將軍廣東水師提督筱軒吳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公河嶽鍾氣江淮知名結髮從戎忠孝揚聲虎臣矯矯為國干城儒雅征虜老成營平維歲壬午東藩告警變起肘掖遂及宮省積醞乃發恣睢悍獷為巢為椽謂時可逞臣民扣胃吞聲咽哽母曰高高天子明聖乃眷東顧命公往撫不可長亂不可極武公承皇諭仗其鉞斧登舟誓師

淵淵其鼓朝發星杲夕次馬浦韎革蹙蹙大旆央央薄言震擊鋤其強梁殲魁釋從慘陰舒陽士女歡呼觀者如堵謂公殺我公視如傷繫彼忠原翟榆潛光遣師迎鑿萬民所望悲喜蹈舞我冠我裳公留左都時而無恐勵操水藻厚施薄奉民懷其德士戢其勇扶我敬器居然用鞏凡吾二三碌碌無似謬蒙知獎屢陪燕喜曷以道義勉以綱紀憂我國事若恫在己無狂暫安天命難恃悚息不忘言猶在耳自公赴津日望其回移節駐金如嬰失懷四月維夏公有書來我在金州與朝為隣呼應相通視昔加親奉書閱月凶音遽臻孰謂此言轉眄成陳昊天不弔容我偉人我王切怛羣公廷紳耆老民庶莫不沾巾彼頑餘孽同聲咨歎漢水朝海滔滔不還顧瞻大局靡所底安東城之偶遺燭所在此都人士公之所愛相率拜奠舉酒以酌靈

其來歎庶聞警咳

祭子婦孺人恩津宋氏文 己丑

歲在己丑之六月二十日甲午亡子婦凶音自京來雲養老舅時在
謫所含哀未洩粵三日丙申收拾驚魂綴送數行文字使子裕曾替
告于其婦孺人恩津宋氏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惜哉柔婉之性清
淑之質孝順之行宜獲厚報而反致夭折此非汝之故也一則由吾
之獲戾神明使汝罹其餘殃也一則由吾之福量淺虧致汝孝養不
盡也我方自悼何暇悲汝嗚呼哀哉汝自容姑以來依依若孩提之
靡時視余如父余亦視汝如女舅婦之間以恩掩義然洞屬之誠亦
不少弛此人之所難行也丁亥夏南遷時人謂朝夕當有賜環之命
余亦不欲以少別示眷戀之色臨行匆匆出門不再顧嗚呼孰知一

別三年仍成千古之訣耶嗚呼哀哉汝之歸寧既久得病又半年矣
汝之兩闈憂念之餘方日夜盼望好音今得斯報當何以為懷呱呱
兩稚不識母面雖幸而得長寧不為終天之恨乎累代宗祧時節蒸
嘗誰與之承奉接待賓客給使奴僕雖為之料理吾家素貧正賴賢
婦以柱持今為一朝如失楫之舟茫然不知涯岸惟一父一子落落
相望此豈可堪乎我嗚呼哀哉以汝之德性不免無子而天天理不
可諶也然吾兒他日幸有室而有子則可繼汝後勿以此為悲也聞
汝將歸葬于月谷山下此是吾家世葬之鄉也若泉臺有知汝從汝
姑晨昏承歡於吾父母之側安知泉下之樂不減世間乎汝以此言
歸白汝姑吾亦非久住於世者也相見匪久曷足濃悵嗚呼哀哉嗚
呼痛哉

祭沈河陽定洋文庚寅

庚寅某月日故友沈君止仲没于河陽任所返魂于龍山舊第余在
謫中聞之悲不能已作祭文一通畧述其平生與夫吾兩人相與之
情使家兒裕曾操文代奠于靈几而告之曰嗚呼止仲邦國之彥筠
心松韻玉琢金鍊學龔家庭望重士友律身清苦處心忠厚樂道人
善志存推轂面折人過義切攻玉屏妓山寺習去搏虎題詩泯樓筆
凌鸚鵡布衣抵掌勢忘卿相正言諤諤其氣行行郊舍荒寒左右圖
經編摩禮書先志克成宗生垂老得郡如斗報國死氏惟此藉手賑
飢活青敷文化蜀治規井井為一省則才優用小年又不假彼驥服
鹽頓于中野昔歲丙戌余遭人言待罪龍山大觀是隣大觀是隣所居亭名君
攜襍被潛于郎署朝聞却直夕必來顧揚古托今其樂纒纒風雨自

燈鷄鳴不已子謂余迂妄嬰世故余謂子慧大明好惡子之耿介而
處塗泥子之骯髒不合韋脂黠聰棄智宜返純嘿潦到卑官焉知非
福子佩南符余竄沔州不見芝宇倏更四秋我罪當死命如一絲君
體尚康壽考可期奈何使我遽先哭君哭君何處天涯停雲

祭李青陽春沼淵翼文辛卯

嗚呼春沼古之良士今之完人公之事親老而孺慕不有其身公之
交友久而愈敬以輔其仁人皆求進奔走匍匐公獨逡巡德浪彌天
滔滔滅性公獨抱真棄官如屣懷歸如渴發於吟呻公在館洞時嘗
得重病幾不起
病中作田家樂十首歲癸甲我直閨宮與公為隣攜酒論文促膝談
首以示欲歸之意
心無夕無晨自墜塵網解攜分隔垂二十春嘉陵清幽碩人之軸望
之難親我竄南服一見公書摩挲弄珍謂公尚健後會有期計車忽

臻嗚呼如公何處得來肫肫其仁謙虛其衷耿介其操樂易且淳今世之人始欲自好鮮不緇磷維公處世始終無瑕惜不逢長泉臺之下樂子無知生獨悲辛宿草不哭我懷何堪萬事已陳絨辭替告山川遙遙有淚如紳

祭朴錫用兩文

維歲次辛卯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內舅累人金允植馳使公州屬坪基李錫秉珪操文替告于亡甥侄朴子相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汝之生何其窮哉孩提失怙不識父顏養于偏母之手辛勤鞠育保今日而貧困病痺流寓漂泊計四十三年之中終未得一日啓齒亦未有一事可以自慰者而又竟不免於天耶夫今世之賦命險蹇莫如余甚而汝又更甚於余何其窮哉汝生于楊根之

歸川始生之朝有鴻鴈數百來集于田余謂汝他日羽儀之兆名以識之及長沉靜而有守簡淡而不苟識解筆札不後於人意以為在邦必達庶符鴻集之應竟不獲一命而死使異兆美質泯然無徵天理其可謔乎辛巳秋余有天津之役汝實隨行左右服勞迨壬午東還同行之人各以其勞多被提拔獨不及於汝吾非不欲為汝丐恩而以汝行誼聞望自當平叙以進不必苟且為欲速之計故遲之耳孰知一年之間事機倏變禍起同堂遂坐為枳廢之人豈非命耶嗚呼寄寓他鄉窮迫無聊老母病妻弱子室女所望者惟汝一身而今宛其死矣誰將養老誰將救病誰將教子誰將嫁女若冥漠無知一去而不顧則已矣或有知必迴還躑躅掩抑而不忍去也嗚呼哀哉吾既老且僂廢不能出門汝則貧病難以致身相見固未易然自

吾南竄以後汝三來見吾是知生者猶有會面之日自今以後不可復見汝面矣嗚呼豈不痛哉尚饗

祭俞林川方居鎮一文壬辰

維年月日累弟某以名在囚籍不能越境而吊謹具酒果替送曾兒哭告于故林川郡守方居俞公之靈曰嗚呼哀哉公昔家京弱冠結識徵會文酒接武場屋翹翹後進待公定價轟轟談笑風流傾座浮沉宦途我西公南萍散樓泛歲月侵尋天憫我輩衰暮久離故湊奇緣于海之湄公之寓唐我適竄沔亦有石雲其室則近惟此三人雖非骨肉窮途相顧義重恩篤靈塔兀兀禪室幽幽門閉蔣逕以邀羊求良辰赴約畫如師律自戊至壬歲常六七或驢或輿或信或宿或彈或歌或吟或噓皓髮映松烏藤披草酒半顏醜意氣還少仰攀絕

壁俯濯幽泉惟公最健衆推地仙人世幾何倏如電驚期倏歲寒以娛餘齡小春之席丁寧留期不冬則春興來披衣積雪巖扃有評叩扉不見公書乃見公訃舉室驚呼蒼黃失步獨有衰翁彈淚長嘯南望元坪馳書相吊書來同情愈增悲歎我不悲公悲我無伴誰起余慵誰慰余獨譬彼鼎鑄先缺一足蓮峯之側嶺山之巔如聞履聲如見笠影嗚呼已矣勝事不再蒼蒼樛月千古永悔我作累囚不能匍匐操文具酒送兒替哭公靈不遠庶聞我言慰若平生款此一尊嗚呼痛哉尚饗

祭黃紫泉文癸巳

嗚呼哀哉公與我托契僅七年耳從茲以前五十年間公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公向使我不作南遷之行遂作永世不相識之人矣又豈

有今日之悲乎夫何達少壯之時去繁華之區衰年相遭於荒寒之
野寂寞之濱一唱一和樂而忘憂若將一日不能相捨者然今又翩
然作異途矣其未識也為五十年行路之人其既遇也七年之間容
光聲氣未嘗一日不接其已別也又作千萬世不可復見之人是何
離合之恍惚無端耶嗚呼逢短而別長歡少而悲多自古皆然夫何
足云吾將求諸四海之內復得如公者而與之友豈無伯喈典刑可
與共飲者惟燈前評詩酒後抵掌終未能忘情于公矣每於昔日文
酒之會社中諸人俱到而必先問黃紫泉來否如云不來則滿座為
之不樂必邀致乃已其風流弘長老而彌篤於此可見他日社會獨
不見公將於何處相邀乎嗚呼哀哉萬事已矣多佛之山松柏鬱鬱
是公平日所占之幽宅也公既長往高卧春秋霜露之交受孝子慈

孫之享雖非先兆可以安魄庶乎無餘憾矣若遇風清月明鳥啼花
落之時能不思故人一盃酒乎公於此亦必不能忘情也為我問俞
方居泉臺之下有何樂事攜手同歸使我社伴依依而獨悲乎嗚呼
哀哉尚饗

祭李積城研史萬翼文甲午

維甲午二月愚弟金允植聞李兄之訃衰老且病山川間之不能匍
匐洩哀掇數行文字替送家兒裕曾以是年三月干支謹具酒果告
于故積城縣監研史李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我之不見兄凡幾年所
矣比聞兄哀憊已甚不如曩時然吾眼中猶想其儀容頽然而哲涅
然而丹風采神情爽爽然昔日雲嶽飲泉北郭嘗櫻之時矣嗚呼但
見垂老之面不見既老之容風波契闊遽作千古此恨可窮乎哉嗚

呼哀哉卑謙以自牧忠厚以與人兄之襟懷也御家以勤儉居官以清白兄之素現也平日羣居退然若無能莅事剛毅不為勢要所奪兄之執守也進無求庇退無怨色志不忘乎溝壑兄之雅操也古之所謂危行言遜不辱其身不羞其親者兄真其人也孰知今之世居官行己尚能持士大夫之風範有如吾兄者乎嗚呼生不見用死不見稱非兄之疾乃識者之憂也至如瑣瑣之誼區區之情又何足道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甥姪水庫別提李容珪文丁酉

建陽二年歲次丁酉三月壬子內舅金允植銜哀抒情遙替哭告于故水庫別提李甥孺南之靈曰嗚呼痛哉吾得汝書纔隔宿耳病困情寫辭意惻愴末有手書十數字以慰余心字畫顛簸形如塗鴉徐

以察之似是絕筆而戀戀告訣之意也余執書反覆悲歎曰吾甥豈至是耶默禱神明猶冀萬一之回棹矣翌日凶音踵至嗚呼此真喪余已矣吾方罪廢荒郊老病垂盡風霜摧折肝膽枯落去死只一聞耳奈何一線視息猶存忍見吾甥之死乎吾本宗子侄鮮少所恃者惟汝兄弟而知余愛余莫如汝汝以余之疎迂得汝之縝密弦韋相濟幸免大尤恩猶父子義同良友左右服勤隨事彌縫補余不逮者多矣迄今未死之前望助猶切奈何舍我而遽逝乎嗚呼惜哉惟汝孝友之行正直之性通敏之識御家莅官無適不宜求之於人家子弟罕見其儔幸於吾甥得之吾安得不愛之如金玉重之如球璧乎天生斯才不獲其用而遽加夭折吾又安得不痛之惜之肝摧而腸裂乎嗚呼哀哉西河之痛鵠原之悲孀婦孤兒號擗之狀森然在目

然吾不暇復道也惟吾所悲者即自悼其暮年無助而已茫茫苦海
誰與共濟泄泄桑柘誰與同逝昔謝安羊曇舅甥知己也西州慟哭
為千古鍾情之語若使謝傅哭其甥又當作何等語耶嗚呼哀哉嗚
呼痛哉自聞惡報習塞氣短神荒手軟不堪泚筆而但念汝之精靈
姑未遠若迨此而不一憶余衷則九原杳杳將於何處得接其彷彿
乎揮淚忙搆拭眸強書付之便中囑汝兄弟一讀於靈几之前汝其
知之也否嗚呼痛哉尚饗

祭三隱李承五尚書文庚子

君升于朝蚤歲蜚英出鎮方岳入處銓衡余以篤才晚躡君後寒鴉
威鳳非其匹偶自經乙丙同罹禍釁屏迹荒郊不敢相問丁酉南至
駢首就獄命如湯鷄心隨雲鹿昊天孔仁特賞鉞命投于濟長侶

魚鱉溟濤浩淼舟輪如駛顧眄失所京國迢遞舉碇木浦風潮撼擊
狼籍嘔噦委身跳躑漢拿蒼蒼出沒雲間螺髻漸近如逢鄉山經冬
監禁高鑰綦嚴七囚共牢風流竹林鳥鼠猖狂揭竿為亂相攜宵征
風雪豚豕十日浦舍同衾交蹠地盡途窮天水一碧君憂見辱屢欲
尋死我言有命不如靜俟事定還州對宇望衡杖屨源源相對忘形
分甘共苦兼欣並感動必相須如鷓與鴈南城春眺龍淵秋泛余唱
君和百篇不厭去秋家信事出非意杜門經歲憂悖成祟今夏白簡
驚心怵魄病隨沉痼至秋轉劇孤燈耿耿傷無家人藥餌扶護幸賴
諸賢脫乘纏縛倏然返真叩棺一慟萬事成陳凶信阻海家莫聞知
旅櫬在寓行路涕淚君性謙畏不居人先以茲處世足以保身胡天
不庇降此窳厄魂竊絕域名在罪籍茫茫九原遺恨莫雪我生長苦

雙鴈嘶咽逝欲隨君乘風歸去積水連空不知歸路操文來哭聊用
紓哀精靈不遠庶歆一盃

祭從兄翠堂公文 辛丑

光武五年歲在辛丑正月十有二日先從兄翠堂先生凶音到濟州
從弟僇人允植塔焉若喪哭不能聲欲叙告訣之意而神遁思索不
知所云閱月始以蕪辭送付家兒裕曾使之伏告于靈筵之前曰嗚
呼哀哉嗚呼痛哉弟與兄別倏已五年矣播越濤瀾經歷險苦蠻烟
瘴雨之是冒皮服馬音之與居絕域殊俗樂多目所未覩加以罪大
如山命危如絲每聞駭浪拍天驚心怵魄戴盆望日鑠骨銷魂凡有
所遇輒默吞聲不敢向人一道獨思萬一幸得生還將剔燈煥酒
為兄細訴破涕成笑以慰暮年睽離之懷今焉已矣曾中之鬱無時

可吐北望一號天長海闊訴耶哭耶兄其知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
哉弟自九歲則與兄同被而眠同桌而食呶語同旬遊戲同隊出入
聯袂場屋對篋未嘗一日相離也及中大小科登進仕路十數年間
資級履歷常相先後其平生出處之同如此幼而好尚或相鑿枘長
而議論或相抵牾及出而與人交始覺人情之乖僻世路之艱險反
以求諸門庭之內乃有道在是之歎於是前病盡消兄之所好弟亦
好之弟之所惡兄亦惡之未言而先喻之未行而先信之雖在萬里
之外用心如一昔蘇軾贈弟詩云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者正以
此也其性情趨向之同又如此嗚呼吾同堂六人中年凋謝寄在陽
界者惟兄與弟而已惟此兩人者出處性情無一不相符俱已老白
首無他兄弟其所愛慕恐懼之心當何如哉庶欲晚景相依對床墳

麓以終餘年此吾兩人宿昔之願也奈之何命與願違離合無定弟
自丁亥夏謫居沔陽至甲午秋省還兄於是時出按關西之節乙未
夏兄自箕營載病而還翌年春弟又負罪出郊至丁酉冬遂蒙長流
濟州之命南門外恩恩拜辭竟成千古之別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
我曩日聚首之歡固不敢復望但得一瞻病顏握手一訣弟豈有餘
恨哉嗚呼慟矣吾兄內剛外和德器渾成在家無子弟之過處世無
疵類之摘篤於天倫不事修飾風彩峻整意量休休早負公輔之望
而蹉跎晚暮疾病沉淹竟未得大用於時此弟之所私心慨恨者也
聞方屬續時言不及私諄諄惟以國事為憂苟非平日忠愛之積素
養之正烏能臨終不亂如是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兄弟離鄉已
三十年矣故宅蕭條後嗣孤弱吾兄常以此為念今章侄龜孫年齒

漸長尚能不廢耕讀修祭祀守典籍又聞賢婦入門有宜家之譽自
此宗祧有托庶可無遺憾於地下矣嗚呼弟至今夜夢常在天雲樓
中每依依若少日景光巖花拂扁山為嚶嚶與諸兄弟定省北堂退
而修業相與談討歡笑其樂融融也覺來未嘗不惘然如失嗚呼今
人倫至樂盡在泉臺顧此白首荒鴦瑩瑩不死者獨何為哉嗚呼哀
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姊丈道軒李公文乙巳

維兄珪璋雅望冰蘄其介詩禮青氈文章締繪謙虛若無端方豈弟
壺儀祚胤門闈和藹由科目中出塵埃外兒孫承訓秉官如徒東山
家宴香社耆會與人同樂非公忘世常戀終南暎顧出涕老益自勵
堂署萬悔昔公委翁弟纔髫歲提攜辟屺屺屢蒙嘉誨弟今白首公亦

台背剪燭花并恍若夢寐湖海一別倏逾十載每讀手翰如聞警咳
何遽凶音來墜海溼驚定而慟有淚沾袂位不滿德人為公慨區區
軒冕於公何貴嗟今之世人盡僕隸衣冠塗炭風雨盲晦公於是時
飄然長逝去此苦海乘彼雲際神兮洋洋左右玉陛逍遙快樂望之
迢遞以茲想像足慰我思弟文雖拙公所謬愛一紙告訣千古永閱
繼茲衷情靈其不昧嗚呼哀哉尚饗

祭政府主事李甥秉珪文丁未

維光武十一年歲在丁未五月之吉內舅清風金允植遠在智島謫
中不能臨哭聊撥數行文字轉寄郵使使三甥膺珪讀告于故政府
主事賢甥李君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君之辭世已經半載矣
吾於病中聞君病篤繼接凶報呻吟之中神情恍惚若將與之同歸

於冥漠之鄉矣迨病間見凶報猶在案上撫而悲慟曰吾甥果逝矣
想墓草已長矣既不能攜手同歸又安得無一言告訣乎嗚呼人孰
無甥孰如吾甥之賢孝者乎惟君生為父母死為父母只知有父母
不知有一身者也無赫赫異眾之行故世皆不知惟上天知之君家
素清貧君自十歲已代父母之勞經理家務頗置田產酒肉藥餌克
盡忠養嘗為政府主事君以親老辭歸竭力致孝老而不懈積勞成
祟遂抱奇疾且無一子女可以自慰於晚景而惟以得偏親之歡心
為樂不知其他夫官爵不足以移其心子女不足以縈其懷非大孝
而能如是乎君晚年病益甚羸瘁不能自支猶力疾侍湯於先公易
簣之時練事既過始乃奄然歸真隨侍泉臺既不貽戚於生前又不
曠省於地下君於事親之道可謂始終無憾矣夫生死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也此非上天感君之孝而曲遂其願者乎吾故曰君生為父
母死為父母只知有父母不知有一身世皆不知惟上天知之者非
過語也嗚呼哀哉記昔乙巳之歲君生甫一暮每睡起不啼扶床而
立孀然孩笑姊氏指之曰此兒酷似乃舅週歲時及長迹其居家行
誼乃舅不如也嗚呼痛哉君推愛父之心篤于兄弟推愛母之心爰
及乃舅每念吾窮居瘴鄉欲一來見之而非徒病軀難強親年耄期
不可暫離故不能遂意常以為恨今既飄然長逝矣魂氣無不之也
庶幾不昧者靈來遊我傷乎嗚呼痛哉尚饗

祭長子裕曾文 辛亥

年月日父告于長子故度支部書記官裕曾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吾之不見汝面已三年矣汝長往之日吾知其必無幸矣而恐傷汝

心不忍問後事汝亦自知不久而恐傷吾懷不忍作怛化之色父子
千古之別竟無一言告訣此豈情理之所宜哉三年之間無日不鬱
悒于中每欲為文一哭而又不忍下語擲筆而太息者屢矣今筵几
將撤耐食先人之廟廟中非洩哀之地未可以感我先人茲因祥祭
一掃余衷汝其知之乎嗚呼痛矣汝之生也先仲大人撫其頂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命名曰千駒及其長也先從氏翠堂公謂余曰君之
一子勝於他人百男非徒後日門戶之托為世道亦有厚望焉家內
父兄之期望如此其大且遠也其死也知舊奔問會葬于山下者車
百餘兩返虞之日傾朝迎吊于東門之外莫不咨嗟歎惜可見其平
日操履聞望見重於一世也然余則於汝未嘗示以許可之色加以
獎誦之辭今焉哺烏之至恩遽絕舐犢之癡情畢露吾尚何嫌而掩

汝之善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汝為吾子四十八年艱難憂患疾病
死喪之苦人之所不能堪而汝皆當之慘慄悲楚之事愁懾畏約之
情無日不魂銷骨鑠雖使理遣之達人處之不能無怨尤之意乃汝
則隨遇安分毫無見于辭色之間此尤人情之所大難也吾家素清
貧吾又漂泊湖海數十年京鄉百口接濟無術汝獨居中調度彌縫
闕乏節食賤衣樂善好施族親誦其仁朋友仗其忠尤善於保守先
業雖甚貧窳而弊廬薄田祭器書籍無一典賣亦無一損失經紀綜
密排置停當推其用心處事自家而國原無二致若施於有政必有
猷為之可觀而屈沈困阨無所展拓只見於家政之一斑豈不可惜
乎嗚呼痛矣吾性本坦易常失於踈汝持重堅確造次不輕動人或
嫌其濡滯而鮮有敗事吾於人每多平恕寬緩而不迫雖知其非不

能面斥汝疾惡如讐不能降心相從故其賢者愛之不肖者怨之吾
與汝性情規模雖有弦韋之殊而亦相濟以成今焉無相濟之道如
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嗚呼痛矣嗚呼痛矣今之人生丁不辰處猜
忌之世立危疑之地若少不謹慎動觸禍網亡身圯族者不可勝數
且近世人家子弟放蕩無檢自誤而誤人喪名破家者亦不可勝數
汝處今之世交今之人而能免此二患者以其確乎有守見理不惑
雖時態百變千萬人中常知有我屹然如砥柱之立於顛波故能不
懼於禍也嗚呼豈不難哉痛矣痛矣向吾以身後事付托有人無所
掛念今焉後死之托擔在吾身衰耗日甚精爽若浮臨一小事如墮
烟霧每於料檢書籍之際汝之簿記筆蹟往往觸目不覺惘然久之
自言自語于心曰吾家亦有此幹蠱之子而今安在哉嗚呼冤哉汝

死之翌日以裕定之子麒壽立為汝後此是至近血屬與汝親生無異兒又醇謹孝敬方與裕同赴普興學校孫女貞壽姊妹同學于淑明學校並有成就之望貞壽去秋踐前日之約嫁于三隱之孫李道珪甚得舅家之愛也若假我數年完兒少輩婚嫁便可浩然長歸從汝于先人之側矣汝之詩詞書牘吾已收拾若干裝成帖子知舊輓誄亦裝一冊並付麒孫藏之嗚呼汝寄世之跡止此而已寧不痛哉吾不幸早孤未伸一日之養而汝之養我者為四十八年之久於吾福分過矣又何憾焉但汝之平生枵腹困苦坎壈非汝之罪職由吾之餘殃累及於汝竟至心血枯竭肺病成痼不盡天年吾雖老耄冥頑能不痛恨于心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吾與汝平日所憂者非國家事乎今為國事無可憂之地而汝不及見汝之死為不幸耶吾

之生為幸耶又安知非生者不幸而死者幸耶嗚呼哀哉尚饗

雲養集
終文
卷之十四
三十一

雲養集第十四卷終

